



新 報 國 刊

第
一
十
六
期
一
月
號

橄欖月刊

第二十六期

橄欖

創作

詩

歌

鄉村之絃

歌

歌與毒鳩

追尋的人們

單戀

夢

站在帕米爾高原上放歌

呂渭漁

侯汝華

海涅著
昌溪譯

張鳴春譯

何德明

屈若林

王平陵

在南洋

紫竹林中的春風

血

殃

怯弱的反抗

酒

奸商在懺悔了

那個人

狹隘的宇宙

梅子

張芝馨

金素兮

郭冰岩

鄭影子

沈紫曼

宋錦章

何雙璧

敖本凱

第二十六期

論 文

- 蘇俄武器文學之沒落……………力 昂
 黑人戲劇中底民族意識之表現……………楊昌溪
 關於從現代作家說到中國出版界與
 創作……………林適存

隨 筆

- 姨太太學校……………力 昂
 幽默的舉例……………斯 人
 不能見面的上帝……………何迺黃
 慧……………盧劍岑
 張宗昌的 Humour……………雙 璧

雜 碎

- 洪深之瑞典燦……………力
 文人的哭……………力
 俄國之文字獄……………力
 左拉的出名方法……………力
 文學家的字……………力
 文學的美……………章伯彝

批 評

- 吹拍罵……………宋錦章
 寸鐵……………李四榮

文 壇 情 報 力 昂

丹農雪鳥英星氣園探險者
 瑞典詩人拉倫格學人
 幾個名作或編有聲電影
 阿爾尼亞文學界反叛害
 德馬家紀念拉開幕
 羅馬美術列室開幕
 匈馬士但丁神曲畫五黑氏
 路爾基最近雜誌也納
 高爾基最近雜誌也納
 蘇俄紀念居格涅夫
 蘇俄紀念居格涅夫
 蘇俄紀念居格涅夫
 扎米亞丁談明日蘇俄文學
 文藝春秋之新年徵文
 最近之日本文藝雜誌
 今年之諾貝爾文學獎金得者

國外之部
 文藝界的集會
 萬人社宣言解散
 袁牧之等重新組織劇社
 滬市商會將出版文藝刊物
 星期文藝復興
 文壇月報已復刊
 烏煙瘴氣之南京文藝界
 出版界之消息
 中大將組織文藝社
 小田漢之週年紀念
 最近之杭州文藝界
 賽金花將出自敘傳
 文學研究會有復活說
 施藝存從事漢文學運動
 郁達夫遊覽杭州
 劉海粟為林主席造像
 陶思理為林主席創作
 枝陽文藝展覽會閉幕
 李贊華編劇
 南昌報紙刊無生氣
 郭沫若被日人奚落
 最近北平之文藝界

國內之部

狹 隘 的 宇 宙

敖 本 凱

(一)

卡爾登夜宴歸來，我雙頰酡然，微微有點醉意了。一路薄寒未盡的東風，撲撲吹着，頭，有點昏，心，很跳，沿着馬路，慢慢，慢慢的前進。

一轉灣，就是五彩燈光煊明着的十字街頭了，車如流水，人影駁雜，吼叫，呼嘯，沉重的音浪，混亂的振動，織成一種熱烈的市潮，騷動着無限的人頭，橫流直衝，似散空翠雀陣，似逐浪的落紅，似秋郊曼舞不住的黃葉……

... 〇

這羣衆中顫搖的我，神志似迷糊，又似清醒。

叮哪一聲，公共電車馳來停着，我喪意識似的隨着別人跳上車去，突然一個怪熟的聲音從腦後飛來。

——華華！

我掉頭向車下一望，在擠不開的人羣中，出人意料三年不見的斌芸姊妹在里面，十分驚喜的向我揮手。

——呵，是你，斌！

——快下來。

我回憶着往情，略一遲疑，而電車迅速的行動了，斌芸很着急，大聲的叫問：

——華華，你住在什麼地方？

——北四川路九十六號樓上，我明早等你來罷。

我從窗里望見她頭突然低下了。

(二)

三年前，我從L校歸家，伴着母妹度酷熱的暑天。

是一個煩熱的午正，太陽紅紅的蒸發着地面，盆中花草憔悴而頹喪着，葡萄的綠藤輕微的顫動，似受着意外的午風，徐媽坐在葡萄架下的濃蔭里，搖出唔唔紡車聲，點綴着靜如塘水的午正。

母親，是在午睡，我無聊的坐在書室的椅上，翻閱一本什麼書。

突然一陣笑語，清脆的傳來，抬頭一望，妹妹伴着一位不相識的女郎從外面回來，手里持着一大包物件，額上汗水溶溶，臉紅，氣喘，不住的叫熱；她們進房來，將物包放在床側的沙伐上。妹妹請她的女友坐下，將桌上的紙扇遞給她，隨即替我們介紹：

——這是家兄，華萍，這是同學殷斌芸女士。

她立起半含羞意的向我點了點頭，我不知如何似失了常態，偏促的頷首笑了一笑。

徐媽捧來一盆洗臉水，又轉身去繼續搖她的紡車。妹妹接過斌芸的扇子，請她去拭臉，她笑吟吟的走去。妹妹靠在門口看徐媽紡紗，一面問她：

——徐媽，太太呢？

——午睡了。

.....

.....

我却細視這位背我而洗臉立着的少女，蓬鬆的黑髮，髮脚整齊而成一條弧線貼在雪白的頸項，由弧線轉向前去，隱約可見的雙頰，丰潤微紅，苗條的身段，富具曲線的

美態，從白紗的旗袍透出。一雙乳色的長襪套在健妙的腿上，腳穿着黑亮的皮鞋，呵，真漂亮，美麗，嫵娜，我有點迷離，意識淪沒了，眼，瞪瞪的望着，妹妹掉頭見我如此狀態，將扇子故意遞給我。

——萍哥！你扇罷。

我似驚的醒來，忍不住臉紅一笑，用嘴向殷一指，妹妹向我扮了一個鬼臉，將扇子轉送與剛洗完臉的斌芸。

——芸！你扇。

——你扇罷。

——特意要你扇的，我要洗臉。

妹妹很調皮的笑說，斌芸的臉微微一紅，羞答答的看了我一眼，走去立在妹妹剛才停腳的位置，看徐媽工作。

妹妹洗完臉，將她一拉。

——我們去學紡紗玩玩。

她們嬉笑去到徐媽身旁，我也跟着出去。

——徐媽，讓我來學紡。

妹妹推起徐媽，坐在紡車的旁邊，仿照徐媽的姿勢，兩腳伸直，搭在紡車的橫木上，右手反轉車輪，左手持着一條白棉，嗚嗚的抽出線來。斌芸感覺有趣，笑道：

——燕妹，讓我來試試。

她於是代替了妹妹工作。

——呀！你真一學就會，比我紡得更勻細。

妹妹稱揚她，將我望了一眼，繼道：

——芸，讓萍哥來做，看男兒做的手段如何？……

——萍哥，你來。

斌芸含笑立起，和妹妹並肩立在一旁，我果然坐下去試紡，右手去轉車，左手就忘記引棉線向外，左手動作，右手又遲慢了，而且脆弱的棉線，經不住我手輕輕一引就斷了。我學了又學，總不成功，惹得她們大笑，徐媽告訴我，手力要平勻，兩手要一致，但我作不來，妹妹笑駝了腰，指着我說：

——你真笨！

——呵，這算笨嗎？

我立起，讓徐媽坐下。妹妹回眸望着斌芸。

——這不算笨嗎？芸姐！你說笨不笨？

斌芸很難情答覆的一笑，低頭望着圓圓滑動的車輪。

樓上的媽媽午睡醒了，似乎還在床上，遲滯的問了一聲：

——徐媽！小姐回來了嗎？

——回來了。

妹妹急口的答應了，挽了斌芸的手臂，跑上樓去，徐媽也跟着上去，我轉身回到書室，仍坐着閱書。

樓下又變成澄靜的境界，也沒有笑語，也沒有機聲，壁鐘滴達……滴達的報數一寸一寸的青春逝去。

心，很靜，靜如秋天的平湖，呼吸脈膊，一度一度都似可以聽出。

片刻。

妹妹又在樓上叫我：

——萍哥！

——唔。

我懶懶的應了一句，沒有動，繼着第二次呼叫了：

——萍哥，萍哥！

——少爺，小姐請你上樓。

徐媽接着在樓梯這樣發音，我才把書放下，走上樓去，跨進母親的房門，母親是坐在靠窗的椅上，椅的南端，是一張有雪白桌布的矮圓桌，上放着一隻翠綠玻瓶，養着一束清豔的白荷花，瀟出一種幽邃的情韻，掩映着傍花而坐的斌芸，真是人面荷花，使人心醉。妹妹見我故意撒嬌笑道：

——好難請的顧客！

——不是來了嗎？

——來得早啊！

——我說不過你，讓你。

都哄然大笑了，我過去依靠在母親的椅臂，妹妹向母親說：

——你看，他無理可逃，還說讓，儼然拿出哥哥的身份。

母親笑指着我說：

——該罰，該罰，罰你去開兩筒荔枝來解渴。

——明明叫我來開罐筒就是了，說什麼罰？我和妹妹理論，母親每次總說妹妹的合理。

我隨口嬉笑的談，向房里南端的桌上去取罐筒。

——根本你妹妹說的是呀…！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又都哄然而笑。

當時我將荔枝筒用刀揭開，妹妹借故向外去了。我將罐內的荔枝盛入四隻紅色玻璃杯，淺紅的甜汁，浮沉着瑩潔嫩紅的荔肉，呀，美味的食品，恰足以供獻我心里敬愛的人兒。我奉送一杯與斌芸，她笑盈盈立起來，殷紅的蓋

角，彈出可以抓破人心那麼清脆的一聲：『自己來罷』！同時伸出那雙玉嫩的白腕，杯里的紅汁浸映上她觸杯的柔荑，美麗絕倫，我是歡愉，沉醉了，然而我幼稚的心靈，却使兩頰飛上羞澀的紅霞。

× × ×

至從這次認識斌芸後，友誼漸漸增厚，成了要好的朋友。由斌芸又結識了她的妹妹曼君，她們姊妹丰度各殊，斌芸是溫柔，瀟灑，清麗。曼君是倔強，活潑，俊秀。假如斌芸比作湖畔飄逸的青柳，曼君却是低飛呢喃的雛燕。

她們對我十分的親蜜，她們不叫我華萍，特將我名字起首的華字重音叫華華。我認為斌芸的愛我，却含混兩性的意義，曼君還是十五六歲未脫孩氣的小姑娘，她給與我的愛是純真的，所以我對待曼君等於小妹妹。

我同斌芸無論在花晨，月夕，郊野，湖畔，……都沒有背避曼君，因為她很愛我們，不過有時她却要故意撒嬌使氣，她畢竟是一位孩子。

初秋的一夜，我和妹妹，斌芸，曼君四人從電影院出來，經過一條幽靜的小巷，時月涼似水，銀白的光輝，射在東牆，而巷內爲了兩面的屋牆過高，月光斬逝，陰冷非常，斌芸緊緊的傍着我而行，曼君冷笑了一聲，拉着妹妹

很速的在前走去，斌芸低聲對我說：

——妹妹似乎有什麼不了解我們。

——我想不有什麼罷？她孩氣太甚的緣故。

——我想她總有點介意，先前你寫信來校約看電影，她說是你專約我的，她初時不來，之後燕妹約她，才應允的……你以為她還是孩子嗎？

——沒有什麼事得罪她，大約故意在你面前撒嬌。

(三)

嚴寒北國的情調飛來，木葉凋落殆盡，露骨的樹枝，帶不着宿夜的雨珠，經風一吹，又浙瀝不斷的灑上了行人的頭。

陰沉的時令，總給予年輕的人無限悲哀的詩句，我爲了斌芸妹妹年假回到她們天涯的故鄉去了，已經陷入淒涼寂寞中，她們去了十幾日，沒有信來，我想寫信去問，恐怕她們封建十足的家庭給予她們的難堪，終於幾次提筆又停止。

在渴望中，妹妹爲我寫了一信去詢問她們明春的來期，又許久才得着曼君執筆的一件回信，只是如此寥寥幾句：

——燕姐：

一九二九年消逝在昨宵夜鶯聲未一聲中去了，新春的
的晨風撲撲吹來，你以為第一朵玫瑰開放，會給予你無限
快愉吧？呵，是夢，一個太值人悵惘的夢將照臨我們呀！
今春我們是決意轉上海留學，不日起程，以後我們很難晤
面了，燕姐，再會！華萍兄前，祈為致意，娥姐現病，故
由妹作覆。

曼君——

我看了此信，當時神經受了極度的痛苦，此後斌芸仍
無信來，而天涯海闊之上海，亦無從投信探詢，妹妹為我
寫信向她家里詢問，也未得回信，我怨恨斌芸對我太無感
情，在悲痛之餘，我是決心他日會面將給予她一個小小的
報復。

(四)

昨夜無意中會得斌芸，我是想到各種報復的方法，假
如今朝，她有臉來會我的話，我將給與她一種最難堪的責
備，早上，時間不過七點鐘，我就起床，很愉快的坐在椅
上，獨自含笑等候着。

至到七點半鐘叩門的聲傳來，我以為是斌芸來了，起
身去將門拉開，却是一位茶房。

——先生，S 醫院有電話來，請去接。

——呵！

我胡疑，並沒有在醫院的朋友，是誰呢？一面隨即到了電話室，將電筒放在耳上。

——喂！你請的喬先生呢？

——喂，我就是喬。是S 醫院嗎？你是誰？

——呵，華華，我是斌芸，請你速來S 醫院30號病房，趕快……趕快……

我驚詫，究竟什麼一回事？然而從那樣緊急的情形看，一定有什麼，遂忙雇車到S 醫院去。

到了醫院30號，看護引着我推門進去，一觸眼的，白色的床邊，坐着斌芸，她見我忍不住垂淚了，用手向床上一指，我走近床邊，却原來是活潑可愛的曼君，已變成一張蒼白的臉，低下壓的眼皮，似入眠的狀態，胸部起伏頗急，呼吸迫促，呵，一個怪可怕的病人呀。我不明她如何一夜就這樣？

——曼君，你染什麼急病？

——華華，她是吞藥想自殺？

——呀，爲什麼？爲什麼？曼，如何要作這樣慘事？

曼君無力的將眼睜開，用一種至情的眼光憐悷的覷着我，片刻，她吐出很微弱的音調向我說：

——我爲什麼？我爲我良心的答覆，我這樣不算慘，

更有比我慘的人過活着，他們呵，可憐的他們在悲痛的世界裏，毀壞了青春，毀壞了幸福，夢一般的受人愚弄着，整整三年了，今天，他們還依然在仇視，恐惡，咀咒，他們真正慘淡呵。

——妹妹，你莫再提已往了，我祈禱你全愈呀，斌芸向她的妹妹曼君哀痛的安慰，曼君也吊下兩顆眼淚，哽咽的說道！

——你們對我太好了，我不會再生，只有死，只有死去祈禱你們的幸福！

我麻木的立着，聽不出曼君究竟爲什麼自殺的原因，我重復的詢問：

——曼君！什麼事值得你良心對你如此殘忍，你真太孩氣，如此輕生？

斌芸拉着我的手，哭出聲了。

——華華！你還不知道嗎？妹妹爲我們而自殺了。

我驚愕，懷疑。

——什麼？

曼君慚愧的向我說：

——不有什麼，你們先前斷絕音問的一切誤會，都由我造成，因爲我太忌恨你們要好了。華哥，總把我當孩子

看待，我惱怒你太重愛姐姐，所以我設法使家庭允許我們留學上海，設法斬斷你們的音問，一時不加思索的憤氣，竟造成如此的錯誤，咎由我負，我死了，願你們十分的相愛，減輕我的罪過，假如幽靈有知的話，我將永遠的懺悔着，祝福你們幸福的……。

曼君至此聲音嘶啞，兩片失血的嘴脣，仍閃縮的顫動，眼神幾乎停滯了，熱淚涸涸滾下……。

我俯身下去，隔被攪着曼君的腰，用電流已達十足的層，吻她的額，她慘痛的面部，露出一線笑痕。

x x x

三小時後，死默的陽光爬上窗欄，氣流沉悶，充滿了No.30病室，一位未滿二十歲怪活潑可愛的女郎——曼君，是輕輕把她的人生消沒了。

我們陷入極度的悲哀中，究竟曼君之死，是誰造成的呢？

——唉！我們不會面，曼君不會自殺，狹隘的宇宙呵，必要將我們引上交會的軌道，爲的什麼？（完）

文學的美

文學，哲學，科學同是在一條直線上，向真理的道上奔跑。但，文學是以情感為主體，把人生的真理，間接的，多方面的，體驗出來：哲學，科學是板起面孔，只注重真理的探討，沒有情感的陶冶，這是他們的異趣同歸底事實。

藝術是人生精神上的情感作用底需求品。文學是藝術的一支，當然，美是他的中心點。但文學怎樣才算是美？這要從兩樁事情上講起：(一)對於環境的事物，先有了自感的情緒，(二)然後能把自己內心的自感情緒表現出來，能夠感動別人——讀者——那末，文學的美算是有了。

自感是由于自己敏銳的感覺，從觀察方面，精密地反映出來的。能夠把人情物態的因緣結果了悟；再加上他們的非善惡由內心的情感中判斷一下，便是觀察。把觀察來的情緒，蘊蓄在心中，經過一番心靈火燒的冶煉，綜合地發洩出來，謂之表現。

自感是由觀察得來的，感人的是表現的職責；不一定只有文學家才有自感的，但，感人的能事却獨在文學家的肩頭上。

安諾德說：「美是從另一方面觀察得來的真理」(Beauty is truth seen from another side.) 自感是內美 (Internal beauty)，感人 是外美 (External beauty)。可是內美非得有外美，不能表彰出來，同時，外美若沒有內美修養，決不能夠產生的。

這就是說：情感是文學的靈魂，詞藻是文學的局格

(章伯樂)

那 個 人
何 雙 璧

—

早稻熟時，她的屋子裏添了五個人：一個是城裏來的先生，穿上在黃村不易見到的白紡綢衣褲；其他四個和鄉下人相像，不過青洋布短衣沒有補過。而其最驚人的地方，是早上帶把紙傘出去時，下午定然有十來個挑穀子的送上她屋來，十天工夫，就把幾個倉堆滿了。這使十四歲的愛花非常驚異：

「媽呀！四月裏我們挨着餓，爸爸就沒法弄到飯吃，乃至連荳種也煮了吃了！現在，不是有這多的穀子嗎？我

不信，我們一年就會把這多穀子吃完！』

『傻子！這是我們的嗎？』

『誰的？』

『是他的喇！那個穿白綢衣時常和你開玩笑的陸先生的！不特這些穀子是他的，我們住的屋子也都是他的哩！』

』

『有這樣事？我不信！』

『你這傻子！我們有這好福氣你也不會赤腳牧牛了！陸先生的妹子年紀和你一樣大，她穿的是高跟皮鞋！』

『高跟……我不懂，我沒聽過，你騙人！』

陸先生是聽到了。他立刻走到愛花身邊，摸了她的臉

：

『你要高跟鞋我送你，你要？』

他問愛花，然而愛花是不懂，她呆望了陸先生。

陸先生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他的女兒比愛花少一歲，今年進初級中學了。然他的女兒比起愛花，發育上真算慚愧，他女兒看去仍然是不知世事的女孩子，而愛花，腿子比自己還粗了。

『她不懂高跟鞋是什麼東西呢！鄉下人，你說好笑不好笑，陸先生！』她的母親代她回答。

『高跟皮鞋，是用皮做成，用漆漆過，塗上金色，跟有三寸高的皮鞋！懂嗎？愛花！』他再摸到她高起的胸，這女孩的臉紅了，退了兩步。

『這樣鞋我不要，穿上去不會要跌死！牛跑時我怎能追得着！我不要！』

大家都笑了。

『那，旗袍你懂嗎？你要這個？』陸先生又問她。

『不要不要，這東西，我在官路上看到兩個城裏人穿的，那樣長，我也不是和你們一樣的先生們，我穿這東西幹嗎！』

『裙子最好，上面加上白布短衫，裙子穿到膝蓋上，又方便，又好看，愛花，我明天準做件送你！』

愛花莫明其妙，但陸先生還要收起開玩笑的臉孔對她母親說：

『黃媽！這女孩長得真不錯，穿上裙子準像個女學生！』

佃農來講租了，陸先生離開了她母女倆，但他走時還再摸了愛花的臉，早熟的愛花心上跳動着，因為，她已一整年沒有男人摸過她臉了。原因是，大家都說她今年變成大姑娘。

『大姑娘！就不好摸臉了，但陸先生爲什麼要摸呢？』她不明白，她要看看陸先生到底和別人有沒有兩樣的地方，陸先生已和那個五十多歲的老農，在勾心鬥角的講租了。

二

一拳就是他的鼻梁上，老農應聲而倒地，鼻血染紅了他的臉：但他並不哭，起來了，用青巾布揩了臉，陸先生再要撲去時，愛花的母把他拉開了。

『先生，你怎好不講理？』

『我傻子，是你罵的？』他氣得不會說第三句話。

『不過我的口頭語呀！我無心說的，先生！』

『你老人家年紀這樣大了，真是不懂事，我們種田的，怎好得罪先生們，像陸二爺……』愛花的母親一面勸陸先生，一面好像調解。

靜默了片刻，老頭子又開口了，他很勇敢：

『陸先生，少五升都不行嗎？今年有蝗蟲，稻頭都吃掉了。收成實在不如往年。』

『五合都不行，少一粒都不行。』

老頭子再不敢提起二五減租了。這，在老頭雖曾聽過說黨部有命令，然自己實在不認識字，「到底是真有這事

嗎？」他問自己，自己不敢回答，剛才，陸先生不是說沒有的事嗎？是共產黨造的謠！共黨？會砍頭的，自己五十多歲了，犯不着。陸先生幾乎用這罪名來加害自己，自己帶笑說聲『傻子』時，就給他這樣一拳，再犯不着，不容再提了。

『但隔壁的童村真有這回事，我親眼看到。』老頭實在不能忍耐，又說了。

『童村的人不知王法，他喜歡坐牢，你願？』

『傻……』立刻收回來，他發抖，眼睛注視陸先生。陸先生吸他的煙。

『少五升吧，先生，算我賺一點，好比做好事！』

陸先生沒有理他。

『那末這樣吧，種田的人可憐，賠是賠不了的，後天，十六，請早一點，當場分開明白些！』

『分是可以，不過要四六。』

『先生，四六是到處都沒有了，我們老主老個，客氣些說，不要二五，不要四六，平分何如？』

『啐！』

『……』

結果，這老頭走了，意思是說，三担就三担吧，沒有

法子！

一到下午，是陸先生最忙的時候，因為，下午挑租給他的最多，每天平均有二十多担，他一面命令工人煽租，量穀，自己則當心着數目不要弄錯；另一方面，最討厭的是夏天的雨，忽而來了，忽而沒有了，他晒在圍場內二十多担的穀，是不能給雨弄濕的。並且最討厭的，還有愛花家裏養的鷄，時常到圍牆內偷穀吃，假使今年愛花沒有長得那樣美，他定要一棍把這些小鷄打死的。

他突然想到愛花了。

『愛花，來，幫我一點忙，在我那桌邊坐着，看有沒有講租的來。』

『但我要放牛出去呀！那裏有工夫！』

『放牛？叫根喜去吧，我用錢僱你，五百錢一天！』

晚上，是陸先生最快樂的時候，他整晚躺在那個竹椅上，眼睛留着一條紋，微笑着。

『愛花，明天，我要到黃州府去了，你要去，我帶你去玩。』

『騙人！』愛花很快樂，黃州是有名的熱鬧地方，雖然離黃村祇有五十里，但成天在田間放牛的愛花，那有福氣享受。

『是真的，明天我要載穀去賣，僱好了一隻大船。』

『但我不能去！媽不肯！』

『我去告訴你媽，就肯了，早上去，吃過飯回來，可以玩兩個鐘頭。』

『但我這樣子，那裏行！』

『我買件新衣服給你穿上，再買雙平等鞋！』愛花推開陸先生放在自己胸部的的手，跑開了。

三

綠波被剛出山的太陽照着，像銀魚的鱗，小魚從水中跳出空間，再跌下水去發出輕微的響。河岸的楊柳被風吹着，絲絲的向西斜垂。河中的鷓「咖咖」的叫，樹林間的小鳥也唱起歌來了。若陸先生是個詩人，一定不由自主的叫：『真有詩意！』然陸先生是俗物，這些，他並沒有領略到，他祇注意着穀挑上船的數目不要弄錯，而坐在船頭的愛花，也幾乎把她忘記掉。

船出發了，他才安心。他走出船頭和愛花並坐着。

兩岸是山，野，花，樹，溪灘上點綴着不少的村婦，跪在河邊洗衣，看到坐在船頭的一男一女，也隨便的注意了。

『愛花，你說，她們猜我們是什麼？……白穀二十

担，紅穀十五担，……』

愛花不懂他的意思：

『穀弄錯了嗎？』

『沒有。你看，她們在笑我們呢！』

『笑我們什麼？』

『她們準會猜我們是夫妻。』他，一隻手挽着她。

愛花嚇了一跳，心想：我做你女兒年紀也太輕，你怎會說出這話呢？近來身子變了，有時候也會想男人，但想的不過是根喜阿福，絕沒有想到陸先生。

『她們不會這樣猜的，陸先生！』

『爲什麼？』

『像我這樣鄉下人，做你的丫頭都不配……』

『做我的小個也配！』

愛花後悔了，她悔不該和陸先生同船玩黃州，因爲例如陸先生一定要叫她坐在他懷裏，一定要摸她的臉，胸，一定要和她接吻，這些，都是她所預料不到的。『陸先生並沒有當我是小孩子看！陸先生一定是壞人！』她想。但在這個小船上，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她流淚了，這時她想起了有錢人真可殺！

船到了黃州府。陸先生把愛花安置在一個小客棧裏，

而自己則到薯坊去出售他的穀。

愛花一個人躺在小床上，從上午十一時起到下午三時，沒有看到陸先生回來。她餓着肚子，想起了母親，父親，根喜，她哭了。

這就是黃州府嗎；這就是人家所嘗說的，所贊揚的黃州府嗎？這樣髒，這樣小的客棧，這也是黃州府呀！愛花不相信黃州比黃村好，黃州簡直是地獄！但他走近窗口，看到窗下一條小河，河的這一邊全是矮小的屋，河的那一邊則都是又高又大的洋房，還有平廣的路，還有跑得同飛一樣快的車，車裏面還有美人，君子，她奇怪了，這便是黃州！她不是女學生，若她而是女學生，則一定要說：阿！這就是都市的兩面，而這條河就是都市兩面的界限！富的貴的，和貧的賤的。——我們可憐人是不該來黃州的！

晚上七時，陸先生回來了。

愛花不說話，祇看陸先生一副吃過酒後的醉臉，那臉，那臉上一條線似的眼睛，不知怎的，她覺得像野獸。

突然陸先生抓着愛花，正如老虎之捕着小兔。

你看，這愛花，她忿怒極了，因為陸先生要逼她叫聲哥，她兩眼發紫，做出從來所未有的凶臉，待要大喊時，口早被陸先生用手巾按住了，

第二天愛花和陸先生回到黃村。

『你怎麼今天才回來？』母親問，但她不應。『天仙戲場陸先生帶你去玩過嗎？』『……………』

『一切我都沒有看到，我沒有到過黃州府，我祇到過一間比我們家還壞的屋裏！』愛花大哭了。

最後，愛花把昨夜失身的事告訴母親。

『他問過你肯不肯做他的妾嗎？』母親考慮之後問她。

『問過的，但我不答應。昨夜也是他強逼的！』

『那你爲什麼不答應他？像我們這樣人，他要勉強有什麼法子，他要娶你過去，也還算好，有吃有穿！』

『我情願去死！』

愛花哭得愈厲害，母親不再勉強他，事情便在這樣幽默之中過去了。

四

七月已盡，陸先生把這裏所有的穀子處置了之後，要預備回縣城。

愛花母親顧慮到明年四月的餓肚，大起胆子，走到陸先生的身邊，先說了一大堆窮人對富人所應有的語後，接着說：

『實在沒有法子，請先生留下四担五担吧。這小孩，

愛花大了，吃飯的人一多，手頭又窘……』

『你們不願住我的倉屋，搬走吧，別的不要多說。』

陸先生是依然擺其對付佃農的面孔對付愛花的母，就在這點事，全家人患了一場大病。

第二年的四月，照例，愛花一家人一天吃一滾豆的時候，忽然村外傳來了一新消息，說：縣城裏一個新選出的什麼委員，騎了一匹白馬走黃村的官道過，王伯伯的稻田給這馬踏得如同平地，而全田的稻也沒有了。王伯伯要他賠，要和他拚個死活，而這委員反而打他幾個耳光。王伯伯仍然不肯放他走，說，要打索性給他打死，他才心甘。現在這人正在打王伯伯，王伯伯年紀老了，打得不會呼吸了。

『爲什麼沒有人抱不平呢？』

『委員，誰敢！』

愛花母女爲了這樣可怕的新聞，也跑到官道去看了，遠遠的我看到那個人用一條長鞭向老人身上送，老人伏在地上像個獍狒。

愛花對着母親的耳邊輕輕的說：『那個人，就是陸先生。』

(完)

學習世界語的兩種方法

世界語是國際的，是最易學的文字，是現代人所必備的智識。學習世界語有兩種方法：自修與函授。最經濟最便利的方法是自修，比較有把握的方法是函授。

自修請用鍾憲民編的 **世界語捷徑**，

因為用此書自修，無異上堂聽講，必能成功，每冊實價一元一角。代售處：上海南京書店，南京南京書店，花牌樓書店。函購處：南京城南郵箱第二號中國世界語出版社。

世界語函授社徵求學員

每人納費三元五角，以後至畢業止不必再行繳費。至少四個月畢業，至多一年。函索章程，請附郵票一分。通信處：南京城南郵箱第二號世界語函授社。

蘇俄武器文學之沒落

力 昂

中國之有各種不同的武器文學，其起源來自蘇俄，那是不容了。『武器文學』四個字談來真可怕人，舊字典上是不易看到的。簡單的說，就是用文字來剿滅一切敵人的思想，不管是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資本家，大約聽說文學可以做武器時，都有過這種野心的。

而且武器文學者還振振有詞的說：『好的作品便是武器文學，不能稱為武器文學便不是好作品！』

因此武器文學便被各種不同的 isms 者所採用了。

『文學是自由的』『文學是至上的，』『文學是人生的，』

『文學是站在時代前面的。』『文學說起來，各有各的理，誰也不能把格言模樣的句字一筆抹殺！但爲了這些問題，上海的許多評論家已經費了許多筆墨在爭論着了。將來恐怕還有另一路的 isms 武器文學家宣起言來，我想，這站在『關一關』的立場上是好現像，因爲十年前蘇俄正還這樣鬧過的，文學落後十年，較之物質落後百年總還算不錯。但立在真正的文學立場上呢？我想還該再加些考慮的。

蘇俄之革命，或者受了托爾斯太的影響，西班牙之建立，或者是受了伊本納茲的鼓吹，但這些，不過限於受了他的影響，或受了他的鼓吹而已！總之，不過限一種暗示而已！導師而已！而文學始終還是文學，文豪還是文豪，其價值，一點沒有失了的。如果硬把有相當尊嚴的文學，當刺刀和敵人肉搏，當槍棍與敵人角力，當毒彈射入人的心臟，那文學是什麼呢？是慘酷的，無人道的，無理性的惡魔！

而且，武器文學果然有好作品產生嗎？即以蘇俄來說，‘‘立在文學前哨’’此知空喊，我是××文學，要打倒一切敵人！滿紙的理論，滿紙的信條，至於創作，則都是乾燥無味的機器文學而已！五年計劃施行，文學成了武器的說明書。所謂『城普』的作家離文學愈遠因此蘇俄最高當局

，於不久之前，霹靂一聲，有實行文學之 Coufc'etat 之事，解散全俄普羅列塔利亞聯盟，世界文學之視聽爲之一變！有人說蘇俄當局之此舉，是受了高爾基的應響，但不管怎樣，是武器文學之沒落，現象是誰都不能否認吧？

說起了蘇俄革命後的文學，可謂複雜得很，約略言之：最初無產階級的文學集團，是聚着很多作家的『鍛冶廠』其後蘇俄文學界受了新經濟政策的應響，開始刊行了兩大雜誌：『印刷與革命』與『赤新地，』前者是盧那卡爾斯基主編，後者是瓦浪斯基編輯的。

因爲他們，托羅茲基曾這樣批評過他說：『他們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作家，而是革命藝術的，『同路人』，所以他們便被稱爲『同路人』了。

兩大雜誌，尤其是『赤新地，』因爲種種的方便，一躍而爲蘇俄文壇上的權威者，實際上，在形式，內容，確是足以支配蘇俄的文壇的，因此，就給予無產階級運動一個非常的衝動。於是便於一九二二年產生了另行二個文學團體，『青年赤衛隊』與『勞動者之春。』

然在這情形之下，非無產階級的作家—（同路人）仍有壓到他們的優勢，爲對抗這形勢起見，便有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組織了『十月』之事。

在『十月』的團體裏，有脫出『鍛冶廠』的作家，有『青年親衛隊』的同人，有『勞動者之春』的一羣，組織了『莫斯科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起草了十三條『十月』團體的綱領。在這種鉅大的組織之下，於一九二三年開始發行了『立在前哨』，作家如瓦進，羅陀夫，烈烈維支，茵格拉夫等一齊向『鍛冶廠』非難，向『同路人』施行總攻！似乎非藉政策而把各派克服不可。於是所謂『同路人』之託羅茲基，瓦浪斯基，以『赤新地』為陣營。『十月』派以『立在前哨』為陣營，各各擺起猙獰的面孔而奮戰。

同時應運而起的『烈夫』，（藝術左翼戰綫）也向『立在前哨』應戰，還有『鍛冶廠』，也抵抗『立在前哨』的攻擊。

因為這種種的混戰，於是蘇俄的共產黨員的視聽都向着文藝了！結果，爲了決定黨的文藝政策起見，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由蘇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印刷部的招集，開了一個討論會，這就是人人所知道的決定蘇俄文藝政策的會議。

其結果，在這討論會上有着三個不同的立場：

- 1.『同路人』派的託羅茲基，瓦郎斯基的立場，反對『立在前哨』派，否定獨立的無產階級文學。

2.『立在前哨』派的立場，欲獲得無產階級文學之支配權，利用共黨直接干涉文學。

3.布哈林，盧那卡爾斯基的立場是前二者理論之折衷。

結果『同路人』派是失敗了！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成立了全俄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採用了瓦進的報告，『意識形態戰線與文學』當作家決議，文藝政策論戰遂告一段落。

其後『立在前哨』改爲『立在文學的前哨』後，雖然瓦進羅陀夫等退却而去，但『立在文學的前哨』之氣焰日大，把佔文壇，不可一世，而所謂『同路人』者，如託羅斯基都被放逐，瓦部斯基也已退隱，這可說蘇俄無產階級武器文學之全盛時代。

然而誰能料到，不久以前的蘇俄最高當局，實行了文學的苦迭達，解散域普，（即全俄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而逼得域普的作家非走入與同路人派合作不可，這大約其作品之不滿於當局，武器文學是不能通行了吧？

現在蘇俄的階級文學，是被文學名流所厭棄了！這裏有一個最可注目的消息，就是曼徹斯特導報記者訪問蘇俄作家名流扎米亞丁 Ecgene Zamiatin（九月份平津英文太晤士報有轉載）的一斷話，可見蘇俄作家對於武器文學感

想之一斑，全文很長，但不外謂武器文學之空虛，他是極不願有這東西存在的，例如記者問：

『現在，文學在五年計劃裏的責任是什麼呢？『文學服役五年計劃』一詞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我或許是一個異端者，』扎米亞丁微笑着回答，『但據我看來，這是全無意義的，這是幼稚的理想主義！……』

一方面，扎米亞丁還極同情於『同路人』，他舉出許多同路人的作家與作品，以為這是很可稱贊的，他相信蘇俄的真正文學天才，皆在同路人作家之中，他說：

『我相信蘇俄的明日文學，或許是域普的作家的枯燥的寫實主義與教條主義，和『同路人』的高超思想與優美天才相調和，不久將來，蘇俄將能走到一種高超的文學領域，而成就文學的新紀元，……』

最後，他還很明白的說：

『蘇俄當局幸而了解了，文學並不能作為宣傳的工具的！』

中國的文學青年！看吧，蘇俄的當局，蘇俄的文學家，已一致的不當文學是宣傳的工具了！

奸商在懺悔了

宋錦章

——吳鐵城這鬼，在一二八滬戰發生的前夜，自己在上海市長的地位，既下了皇皇的命令，取締抗日運動，這時，又勸勉他人不買日貨，表示自己是愛國的。這樣出乎爾，反乎爾的，顯然不是由衷的舉動。哼！不要臉！源泰號的老闆楊厚福，斜躺在鋪着橙黃色絨毯的烟塌上，烟槍吹簫樣的啣着，濃白的烟，一陣陣，在那豆

大的燈光下，從嘴和鼻孔裏，噴了出來。

烟在這二丈方圍的房間裏，繚繞地飛舞。

他斜睨了下那坐在隔着三四尺遠的樹聲，樹聲在滿意地笑，這笑，在他的意想，自然是在滿意他的話，因之，更增益了他的興奮。

——樹聲！還是我們商人的道德好些，他繼續着，自始至終買賣日貨，但也沒有說過昧於良心的不賣買日貨的話，如吳鐵城那樣出乎爾，反乎爾的。

樹聲，在向他微微的頷首，依然帶着滿意地笑。

濃白的烟霧，又噴出了一陣後，似乎已滿足了烟癮，從烟榻上挺了出來，短撇的八字鬚鬚下的一張具有灰白唇皮的嘴露着快意的笑容，貧血的臉皮，也有了些生氣。

——樹聲，你看，這張紙上，吳鐵城是第一名，顯然吳鐵城鬧的鬼，這一鬧，他的名譽，依然不能恢復，而我們商人，確受了他很大的虧。他吹熄了烟燈的火，拿起一張六開的毛邊紙，帶有黑暈的眼，凝視着樹聲。

樹聲，雙手捧取了那張紙，取出老光的眼鏡，架在鼻上，仔細地看時，啊，原來是連索，才恍然於他所以痛罵吳鐵城的理由，於是，益發笑了。

那連索是油印的，字跡不很清晰，仔細辨時，才辨出了每個的字跡：

我熱心熱血的同志：

總理說，日本如果動手，便十日可以亡中國。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已在積極準備亡我中國了，我們要從事各種積極的抵抗，並宣誓：

1. 永遠不買日貨
2. 永遠不賣貨給日本
3. 對於日本要存雪恥之心
4. 永遠團結一致對日絕交

同志接此連索信件，須誠心履行上項宣誓，在二十四小時內，要抄三十六份，寄各同志，如不履行上項宣誓及不抄寄，家破人亡，子孫斷絕。現廣州市大北通衢張永固未寄，家破人亡，妻子暴死，又長春滿街陳大祿，亦不抄寄，房屋倒塌。抄者由善而福，不抄者由福而災，連索原由各同志寄於

吳鐵城 李成云 吳稚暉 馮玉祥 楊莘田
樊仲雲 莫一峯 劉東來 機登云 陳榮德
楊鎮清 楊西庚 宋梁甫 齊甄才 王硯山
張濟川 蔣中正 戴季陶 陳銘樞 丁禦伯
伍廷宇 劉 峙 顧祝同 徐鼎康 朱福臻
楊自康 楊厚福

起先，樹聲只是睜細了眼辨着；接着，哼了，和念八

股文章那樣的哼，頭大搖而特擺。

「家破人亡，子孫斷絕」這八個字，似乎故意念的響亮。念完了，笑了一笑，知道他是反對這樣的連索的，所以這笑，含有輕鄙連索的意味。

——那末，楊先生，要抄寄三十六份了，否則家破……樹聲的話，顯然是諷刺。隨手，把那連索，往桌上一拋。

——楊自康這傢伙，也是無聊，把這連索寄來。其實我是不聽那些話的，什麼子孫斷絕，家破人亡，全是威嚇一般愚人的，我知道，所以我接到了這樣的連索，連這張，已是十四張了，一張都沒有抄寄；如果要抄寄的話，他思索了一下，要抄上五百零四張了。笑了，是得意的笑。

——對的，樹聲附和他說，從這張連索上看，已寄了連索的那失意的吳稚暉，馮玉祥，既沒有因之而得意，已經得意的蔣中正，劉峙，也沒有因之更得意起來，這分明證明着連索上「抄者由善而福」的話，是絲毫沒有效驗。

——格格格，他的一陣乾枯的笑聲，卓見，卓見，樹聲，你的見解，真是卓見。我也常想：如果「抄者由善而福」的話，是有效驗，那末，中國人每人抄上三十六份，豈不都變成了有福的人，內亂可以解除，外禍也可以消彌

了嗎？格格格，那有這樣的好事，總而言之，是笑話。接着吐了一口白而且厚的痰，黏在漆得亮閃閃的地板上。

——而且，從你那方面來證明，那樣的連素，你不是已接着過十三張嗎？但，沒有抄寄還不算，而且背道而行，大販其日貨，禍沒有，錢倒賺了大宗，這又證明了連索上「由福而災」的話，分明沒有效驗，而如你所說，威嚇一般愚人的，樹聲又大發其議論，瘦削的臉龐，在得意的笑容下，輝發了，老光眼鏡在上下微微的擺動。

——格格格，又是他的笑聲，短撇的鬚鬚，撐了開來。

他是源泰洋貨號的老闆，樹聲是源泰號的總賬房，起先，源泰號僅是一間門面的小舖，憑着他和樹聲的胆量，已發展成y縣惟一的大洋貨舖，y縣的每個市鎮，幾乎都有牠的分號，上海小東門地方，也設了一處分號，進貨是以上海分號為總匯。

的確，他們真有胆量，有的是斗大的胆，在每次抵制日貨的時候，他們總是用三折或四折的價格，買進大宗的日貨；在抵貨的高潮中自然是不敢公然的販賣，但只要抵貨的風潮，稍稍平靜些，又大販而特販，反正自己的同胞，是五分鐘熱度的，買進的日貨，必然能全數的賣出，大

宗的錢，必然能賺到自己的腰包裏。

這樣，分號依次的設立，資本愈益濃厚，到現在，他的家產，已有上三四十萬，在Y縣裏，可算是數一數二的富者，樹聲爲因自己是總賬房，每年分紅多些的緣故，也有上二三萬的資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人物。只要看樹聲素向穿着灰布袍子的，已換穿上藍緞袍子和黑直貢呢馬褂上，已可推證他是有錢了。

樹聲這時整了整直貢呢馬褂，瘦削的臉，對着他，乏神的眼，也凝視着他，在滿意地微笑。

他也沒緣沒故地，又格格格的笑了一陣。

這一間二丈方圍的房裏，的確充溢着愉快的空氣。

——楊先生，樹聲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這樣向他說，剛才說了一篇關於連索的議論，把正常的事都忘了。

——什麼事？

——上海分號，來了一封快信，說，有一宗值價六七萬的日貨，三折出售，僅售二萬元，先付半價一萬元，開十天的期票，其餘一萬元，一個月內付清。不過，上海抵貨的空氣，異常的濃厚，請示楊先生要不要買。

他咳了一陣，手撫着胸，吐出一口濃白的痰來，又是一陣格格格的笑。

——好機會！好機會！這樣好的機會，還不買！等待何時？樹聲，你現在也畏縮了；……怕什麼！抵貨抵他們的，買貨由我們買，不相干，雖然吳鐵城的連索，使日貨銷路，受些影響，但，你看，抵貨風潮平靜以後，這些高唱抵貨的人，還要來買他們所要抵制的貨，這和軍人高唱「安內攘外」，結果，外既不攘，內又自相火併，一個樣的滑稽呢。

——那麼，這宗日貨，我回快信去，叫上海分號，速即購辦。

——對的，應該這樣辦，他打了個呵欠，重復倒躺上烟榻，燈又燃上。

這樣，樹聲向他告了辭，回向源泰號去。

他呢，依然吞雲而吐霧，繚繞的烟，似秋天的晚餐之烟。

商妥買進大宗日貨後的第七天，在電火通明，和妻女，同餐的時分，男僕帶上了由郵寄來的一封快信。信封上的字，很是生疏，看見了陌生人般的那樣生疏，的確，辨不出是誰的筆跡，拆開來時，僅僅一張便條紙，紙上只寥寥幾個字：

厚福先生，

先生所開之源泰號，時見售賣仇貨，殊堪痛恨。以後請本國民天良，停止賣買；否則，炸彈無情，勿謂言之不預也。

鋤奸團啓

這幾十個字的跳進他的眼簾，他的臉色，立時失血的蒼白了。妻也隨着夫的驚恐而驚恐了，女兒也因之驚恐，但根本不知道什麼一回事。

驚惶中，他重復檢視着那張便條，又審察那個信封，猛然笑了起來，他的妻和女，也跟着笑了。但他的勿驚勿喜的神情，依然使妻的腦空裏凝着一團疑雲而不能散。

笑過了以後。

他的飯，依然在吃，可是，一雙眼只呆望着妻的臉，在她的臉上，尋覓什麼似的。

——老是看我，幹什麼？妻給他看的不好意思了，這樣說。

——哦！哦！他的神志稍稍地回復過來，自言自語說，我想這件事，僅僅是威嚇的性質，沒有實現的可能。

——什麼事？妻疑惑地問。

他的回答，是把信擲給她看。

看完了後，妻尖銳的驚呼：

——這得了嗎？炸彈！

——格格格，真是女人見識，你看！他指着信封上的郵票。

——什麼？妻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看看郵票上的字。

——「上海」

——對啦，這是上海發的信，上海離開這裏有着五六百里路呢，雖然火車幾個鐘點，可以到達這裏，但沿途軍警查得很嚴，帶不得炸彈，即使帶了，也要查着的。

妻的神態，這時才略微的舒申。

——媽，上次你我和父親到上海去時，不是也查得很嚴嗎，箱子打開了不算，還要摸身上。十四歲的女兒，雖這樣的說，但臉上已泛起了紅潮，爲了憶起那次警兵搜查她身上，無意間按撫她雙峯的一回事。

——可不是，格格格，還是秀芳聰明，他誇獎他的女兒。

秀芳紅暈的臉上，泛起了笑意，妻也默默地笑。

信，在他，本不很願意接收，因爲除了在滬上讀書的兒子國魂的信，報告些讀書的情況，並勸他不要買賣仇貨

而外，其餘的信，都是向他借錢，和推荐學徒的，真麻煩，真討厭。自從前星期接得了鋤奸團的威嚇信後，對於信，除了感到麻煩討厭而外，增加了一種畏懼的心理。

今天在這樣秋風秋雨，葉落沙沙，景像十分淒然中，又接得了一封信，自然立時感到麻煩討厭和畏懼，待審察到信上的字跡，和前次鋤奸團來信的字，沒有兩樣時，畏懼的心理，戰勝了一切，而十分畏懼了。

「啊呀」他極度驚慌下止不住的流露。

信，的確是鋤奸團來的，內容，說，他沒有理睬他們的忠告，而依然販賣仇貨，所以他們已派了六個團員，前來報以炸彈。

看了信的內容，他驚惶的極度，讀者是可以想像的，如果，不是適才抽過鴉片的話，他定會驚惶的暈去。

呆了一會，神情漸次的鎮靜了，便瞞過了妻女，偷偷地知照樹聲，分派學徒，邀集總號和各分號的經理，上海分號的經理，爲了路途遠遙的緣故，自然不能照樣的邀。

第二天中午，經理完全齊集了，總共二十多位，都是精幹的商人。他們到了源泰總號以後，都爭先恐後的探詢那邀集的緣由，待聽到了連接鋤奸團的威嚇信時，自然都面面相覷，憂形於色。

下午一點鐘，在源泰總號的樓上，集議了，集議應付鋤奸團的辦法，四個鐘點的討論，到了五點鐘，才議定了四個具體的辦法：

- 1.快函上海分號，制止買賣日貨；
- 2.本縣各分號日貨，由各分號經理，即日封存，暫不發售；
- 3.登報請鋤奸團解除誤會；
- 4.報告縣府令飭公安局嚴緝鋤奸團員。

這樣的辦法，都認為滿意，便依照着，分投去辦了。

第二天的民報上，便發現了這樣一則啓事：

鋤奸團公鑒： 連接來函，誦悉一切。貴團熱心愛國，無任欽佩。惟所云敝號售賣仇貨一節，不勝駭異，際此舉國憤慨，無不切齒抵制仇貨之時，敝號同人，亦屬國民，愛國熱心，何敢後人，故自上年九一八後，對於仇貨一律封存，嗣後概未買賣，以示決心，焉肯再售仇貨，泯滅天良。來函所云，恐未傳聞失實，以致 貴團誤會。爲特登報，鄭重聲明，請煩查照爲荷。

源泰號謹啓

這則啓事，震動了Y縣全縣的商界，都戰戰兢兢，不敢從事於販賣日貨，所以鋤奸團雖未懲，而已有「做百」

的效驗。但，公安局受了縣府的命令，緝捕鋤奸團員異常的嚴密，每個鎮上的每家旅館，每天要搜查幾次，對於外來的旅客，盤詢得很嚴。這樣的搜查，激起了鋤奸團員的忿怒，深知這是源泰號報告後的舉動，一面登報解釋，一面嚴行緝捕，手段何其毒辣。

於是，他們都下了一個決心：——

「此奸不除，不足以懲奸商」

那晚，滿天是烏雲，大地是黑黢黢的。

街上的行人，漸次漸次地稀少而至於絕跡以後，他的宅後，突然，閃出了幾個黑影，那黑影，只是黑影而已，沒有些微的聲息。

另外，幾個黑影，在放着電筒，光在黑夜裏閃耀。

以後，都沒有聲息，電光也滅了。

很長時間的沉靜。

又有幾個黑影，忽然顫動，他房屋的東北和西北，立地發着火焰，在火焰中，顯出了幾個人影。火焰漸次地大了，人影也便向黑暗中隱去。

另有幾個黑影，向着發火的地方移動，哨子聚聚的在響，黑影愈聚愈多，在火光的照耀中，見到是穿着黑制服

的警兵。

這時候，一個滾圓的東西，從黑暗中，躍進西北角上的火焰。

「礮」的一聲，火花四濺，火旁的警察，倒下了幾個；沒有倒的，「炸彈」，高呼了一聲，便向黑暗中直衝。

火更熾了，紅光滿天滿地的照耀，喧嚷聲，震動了近處的街市，救火員和觀眾看把戲般的圍集上來。

但，整個的房屋，已着了火，救滅已是十二分的困難。

從火焰中，救火員竭盡其力的營救，才把他和他的妻救出了，但都暈了過去，他的身上，有着遍體鱗傷的傷痕，呻吟着，一同被抬進附近的同仁醫院去。

很可慘的，十四歲的女兒，和一個女僕，給火吞沒了。

火將熄滅的時分，黑暗裏，踏出了七個警兵，和一個西裝的人。那穿西裝的，手已被反剪了，臉上預纏着藍布，僅露出了眼鼻。

據警兵說，這便是放火的人。

觀火的衆人，哄笑着，尾隨着警兵；直到那個西裝人被押進了公安局去。

翌晨，他醒了，痛定思痛，尤以女兒的亡故爲痛心，

便止不住的流淚，待知道了一個鋤奸團員，已被捕去時，迅速的上呈縣府，請將該犯，處以極刑。

縣府接着他的呈子。是在提詢那鋤奸團員的時候，所以那團員供出了姓名是李尖，同時承認了放火的是他時，便依照放火罪，再加上故意傷害罪，判處了無期徒刑，押進牢獄，一面呈報高等分院。

這樣，一個嚴重的案件，便暫時的告了一個段落。

是他傷口全癒的一天。秋風颯颯，淒涼，淒涼，又淒涼。他拜訪了縣長以後，最關切的問題，便是看一看那判處無期徒刑的鋤奸團員。他由獄卒的引導，走進了牢獄，立時，呈現在他面前的，都是些蓬首垢面工人模樣的囚犯，穿西裝的，僅有一個，但也是一樣的蓬首垢面，西裝也染滿了泥塵而且發着微微的油光。

獄卒指了指那穿西裝的說：

——那個便是焚燒你房屋的鋤奸團員李尖。

他遠遠的看了下那西裝青年，似乎是熟識。當他逼近的時分，那李尖已低俯了頭，但李尖的臉形，更辨別得清楚。

他辨清了李尖的臉形時，他竟哇然一聲的哭了，淚奪

眶而湧流，囚徒和獄卒，給這樣的哭，引起了驚奇的神情，放着驚奇的眼光，凝視着他。那李尖似乎聾了，沒有聽見哭聲般的，依然低俯着頭，默不作聲。

——你…你…你不是李尖，你是我的兒國魂。他更嚇呆了。

那西裝囚犯，仍是沒有回響。

——國魂，你是我的兒子。

——怎樣！李尖站了起來，我是國魂，我以前是你兒子，現在是犯了法，做了囚犯，所以我的名字，已改爲李尖。李尖昂起了頭，陳述其理由。

——我沒有准你改名李尖，你是我的好兒子，你在上海讀書，你不會犯法，犯法的決不是你，警察捕錯了。他似乎在爲李尖辯護，可惜縣長和承審員都沒有在旁邊。

李尖望了望四圍的囚犯，接着說：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我曾屢次勸止你販賣日貨，可是你終於做了販賣日貨的日本忠實走狗，因之，你根本不配做中華民國國民一份子的父親，你更沒有剝奪我改名李尖的權利。燒你房屋的，是我，我是憑着良心燒的。但不知是犯法。現今的法律，把這激發於良心的動作，

也已認爲犯法了，那我只有承認犯了法，犯法的是我，警察沒有捕錯。侃侃而談，意氣激昂。其餘的囚犯，都動容了，挺起了胸脯，精神百倍。

——瘋了，瘋了，你是瘋了，滿口是瘋話，……別再說那樣的瘋話吧，我給你贖罪，我的女兒燒死了，只有你一個兒子，我定把你贖出，至少辦到減刑，我有的是錢。

——妹妹死了，咳！大奸不死，死了這樣一個無辜的天真的孩子。這真如整個中國社會，大惡終是不死，死的全是無辜的良民一般。淚流在垢面的兩頰，滌出幾條很清晰的淚痕。

——再，你要用錢贖我的罪，李尖重復向他申辯，可以的嗎？如果罪可用金錢來贖，那資產者將永不爲罪人，法律將等於廢紙。而且我不願供養在你的家庭，我寧願坐在這樣髒髒的牢裏，所以我無需乎你用金錢來贖我罪。

——瘋子，我不和你談話！他的氣憤，已到了沸點，但淚依然流得滿面。

在他含淚的眼簾裏，反映着一顆顆蓬首垢面的頭，可是李尖的頭，顯得大些。

他依然進他兒子贖罪的事。

「我是逃獄了，在昨晚牢獄失火的時分。」

我知道你在設法贖我的罪，但我終於逃獄的緣故，是不願用你販賣日貨得來的金錢來贖我的罪，而且我不願住在你的家，我也不願永遠坐在磨滅志氣的牢獄裏，所以我逃獄了。

我的逃獄，是我們五個同志的力量，他們一把火把牢獄燒起，我才逃了出來。

現在，你要明白，同時請你稟告官廳，有志的青年，是捕不盡，殺不盡的，即使把我們六個青年捕盡了，殺盡了，但這樣的捕，這樣的殺，使有志青年，更加忿慨，使徬徨的青年，會同情我們，而愈益增厚我們的勢力。

我想，你經過了這次的教訓，會翻然的改悟，所以我們六個青年流浪去了，但在流浪中，我們進行我們預定的工作，除非你痛改前非，否則炸彈依然會飛到你頭上。

李 尖

他看了這封信，暈了。竟然暈了過去。

醒了，醒來時，有明一場迷夢之激醒，他揮開了正在啼泣的妻，一聲長氣，淚潮般的湧流。

——唉，連索雖沒有效驗，但禍患之來，竟應了連索

上的話「不抄者由福而災」。

這使他懷疑到連索的有沒有效驗，吳鐵城的該不該罵；但他受了這次教訓以後，確信的一點，便是不該販日貨。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爲什麼要做推銷日貨的日本走狗。自己走錯了路，致使房屋被焚，女兒身故，兒子漂泊。他自言自語在自悔。

真是悔了，深深的自悔了。

他便令各分號，把所有的日貨，三日內運集縣城南門外大刑場上，三天到了期，他又令把日貨燒，日貨在火焰中漸次變成了火燼而高飛長空。

——在這刑場上，我這樣的受刑了。他說着跪了下來，隨來的樹聲，也跟着跪下。

他們的眼，卻緊閉着，在懺悔過去，在祈禱將來。

這時，秋風吹着他們的臉，也吹上六個鋤團員的臉，但鋤奸團員的臉皮上，依然尋不得一絲滿意的縐紋，爲了這廣大中國的國土裏，還有着數不清的日貨販賣者。



沈紫曼

文若近來的煩悶一天比一天沉重了。她眼看着同學們一個個都是生氣勃勃地過着悠閒而愉快的生活，愈顯得自己奄奄無生氣了。在這種比較的情形之下，她咒詛上帝。不錯，她是應當咒詛創造人類的上帝的不仁，因為他殘酷地賦給她一副被人輕視的容貌。

講起容貌，這真是最使她傷心的一件事。她生成一個比普通男子還要高半個頭的身材，這，似乎不能就說是怎樣壞，古時的詩人不是也曾用過「碩人其頤」來形容我們的

美人麼？現代的青年不是正在提倡「健而美」麼？那不是她的高的身材，也並沒有違反美的條件麼？但是，如果你要用以上兩句話來安慰她，你一定會感到一種言不由衷的不安，同時會使她當你的話是一種很大的侮辱。

身材既是異常地高，似乎稍胖一些倒還相稱，偏偏又是異常地瘦。再加上一副黃黃的瘦瘦的臉，更引不起人家對於她的好感。於是，「電杆木」「開路神」等等綽號都義不容辭地加上她的身。這究竟是由男同學們替她起的，然後傳到女同學方面；還是由女同學方面傳開去的？這誰也不知道。也沒有誰高興去做這「綽號的來源」的研究。總之，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綽號是誰的就是了。

一些人往往歡喜利用別人的弱點來做一種嘲笑的材料，消遣的事物，尤其是缺少修養的青年。所以不幸的文若就做了他們和她們的消遣的目標，而「電杆木」「開路神」的綽號就風行全校了。

起初，不過以背後批評；後來，一些頑皮的男同學故意地在她面前叫着，講着，笑着；一班和她性情不投的女同學也冷冷地似乎並不留意一樣帶出「電杆木」「開路神」的話來。這在文若當然也知道，不過除了暗暗地生悶氣之外，又有什麼方法去禁止人家的嘲笑呢？

可憐的艾若對這種侮辱的唯一的反抗的方法，就是咒詛。她眼看着一些男同學們向着美麗一些的，不，可以說是普通看得過一些的女同學們卑諂地獻媚；一些女同學們忙着裝飾；她覺得看不上眼。她咒詛那班男同學除了侮辱弱者之外，就祇知道向女性獻媚，他們只知道在眼波裏浮動，笑渦中沉溺；她們從不曾留意過一顆真誠的心，一個純潔的靈魂。她又咒詛那班女同學除了譏笑同性以外，就祇知道用愛嬌的態度，妖媚的服裝去引誘一些異性；從不知道什麼互助，什麼同情。於是，她以不屑的態度輕視他們了。她想着他們和她們不配了解她，她相信自己有一個美麗的靈魂，雖然缺乏着美麗的容貌。她是不屑要他們的諂媚和她們的同情。她在煩悶的石塊壓上她的心頭時，每每這樣想。她覺得這樣想時，是對於他們和她們的一種快意的報復，同時是對於自己的一種安慰。但是倘使有一個男同學向她獻媚或是一個女同學同情她的遭遇而幫她去反抗這種難堪的侮辱時，她會不會仍以不屑的態度去對付他或她，這就很難說，除了上帝，連她自己也不明白。

真的，她不明白的事太多了。世界上的事是這樣複雜而又玄妙，不是她的單純的心所能夠明白的。她就始終不明白她會這樣被人不尊敬，僅僅爲了容貌的不美麗。行爲

浪漫的琴芬做了全校崇拜的皇后；一封信起碼要寫幾個別字的蘭珍也有許多異性追逐她；性情乖戾的玉如也有了戀人。這一切，她都不明白。

她始終不相信這樣大的世界會沒有一個注重內美忽略外貌的人，即使沒有個他，也至少有個她。是的，至少有個她，和她在中學同過六年學一起進S大學的慧娟就一直同她很好，從沒有輕視過她。她們進了S大學之後，仍舊同寢室，所以同起居，同進出，差不多一刻都不離開，除了上課的時候，這是因為她倆個性的不同，文若進了教育學院，慧娟進了理學院，所以不能同課。她倆的友誼是值得被人家羨慕的，但是人家的詫異倒比羨慕更多些，都奇怪慧娟怎樣會和文若這樣好！

講到慧娟，那是恰和文若站在相反的地位的。她有適中的身材和秀麗的面貌，她是為一般人所尊敬的。許多男同學費盡心思想着種種方法和她接近，女同學方面有些妒忌她的人也至多說一聲「也不見得怎樣美。」也不敢，或許是不安，完全否認她的美。文若看到她的朋友能夠異常地受人尊敬，她也感到一種光榮；但是由這光榮而聯想到她自己，立刻又感到一種難忍的恥辱。

對於慧娟，文若是只有感謝。真的，慧娟對她是處處

照顧：什麼事都幫助她，什麼話都告訴她；這種友誼是她的苦悶的生活中的唯一的安慰。

世上有許多事是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的，與文若同系的張君竟在上課的時候尋了一個借一支筆的機會開始和她接近起來。這件事，立刻引起了全校同學的注意。奇怪，那是當然的；但是使他們更奇怪的是張君是這樣一個漂亮人物：他常穿一身很時髦的西裝；梳着光滑的頭髮；雪白的臉，配上一對烏黑而光亮的眼睛；口角上常掛着溫柔的微笑。以這樣漂亮的張君而追求着那樣不漂亮的文若，這樣格外奇怪的事。因此，這件事就做了一般人課餘談話的資料。

「老張是在着急亂抓一個對象了，所以會這樣地不加選擇。」這是一種論調。

「老張是在開她的玩笑吧？」這又是一種推測。

「她的學問還不差，老張許是愛才吧？」這是一些老實人的猜想。

「老張和她接近些，也是同學間應有的友誼，何必一定有什麼目的呢？」這是一些理想家的夢囈。

「老張會愛她，我死也不相信！這一定是另有作用。不過不知道他葫蘆裏裝的什麼藥？」這是聰明人的見解。

張君和文若一天比一天親近，一般人的猜疑也一天比一天擴大。他們紛紛的議論，也猜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有靜待事件的展開的一法。

文若對於張君的殷勤，覺得十分感謝。她相信自己的見解倒底不差，世界上不盡是專重外貌的人。她開始感覺到人情的溫暖，世界的光明。她覺得有張君和慧娟兩人這樣對她，那其餘的人對她的侮辱和嘲笑也就不放在心上，她的煩悶一天比一天減輕了。

張君和文若的交情一天天地加深：由教室裏的關於功課上的談話進而為女生宿舍會客室裏的閒談，再由談話進而為出遊時，人的數量也由兩個變為三個了。加入的一個就是文若的好友慧娟。張君和她的交情更超過了文若。她像一陣風一樣吹去了每個人心上的疑雲，他們和她們於是恍然大悟。

「老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大家都明白了張君和文若親近的原因：他的目的是在慧娟。因為和她沒有同課的時候，接近的機會極少，就不得不借文若來做一個過渡了。

因此，一個新的綽號「酒」又輕輕地加在她的身上。人情多半是喜新厭舊的，何況這個新綽號又是有這樣有趣的來歷。於是「酒」又立刻代替「電杆木」「開路神」風行全

校了。在教室中，在宿舍裏，常常能聽到「酒」「酒」的聲音，接着這聲音而來的是哄然大笑。

漸漸地，文若也感到這「酒」的意義的不平常了。這似乎與以前的「電杆木」「開路神」有同樣意味。但是她不明白這「酒」字的來歷。她直覺得感到這「酒」是別人用來嘲笑她的，但是她不懂這意思。她想她又不歡喜喝酒，這究竟何所指呢？她只有去問什麼事都告訴她的好友慧娟了。但是例外地慧娟也推三阻四地不肯告訴她，這使她非常生氣，同時也格外地糊塗起來。

有一天，她在寢室中又問起這「酒」的意義，慧娟不肯說。她很不高興。後來慧娟和張君出遊，她一個人睡在床上生氣，她覺得連慧娟都變了，很傷心。同室的小芳在旁邊暗暗發笑，就顛筐倒篋地將「酒」的來歷都告訴了她。她不能說什麼，也不能再想什麼理由來作為報復別人或安慰自己，她只有掩着面哭了。在模糊的淚光裏，她看見許多猙獰的臉對着她冷笑，這中間有着張君和慧娟的一雙影子；在她隆隆響着的耳管裏，聽到許多尖利的笑聲而張君和慧娟的更特別清楚。

一九三二，九，廿九。中央大學。

文學家的字

托爾斯太的字，難看已極，他的原稿，除了他的夫人之外，沒有人可看得懂。他的作品『戰爭與和平』，曾經他夫人抄過七遍。

法國文豪蠶俄，他所用的筆，是用蘆草做的。在大幅的原稿紙上，寫着很大的字。而且亂塗亂寫，這樣的原稿，別人不用說了，就是他自己，也看得莫明其妙。

字寫的最不好的要算沙士比亞了，據說沙翁的原稿，寫得像小學生一樣難看。

閩秀小說家坡洛得，字寫得非常纖細，可以說，祇有放在顯微鏡下，始能辨別清楚。迭更斯最喜用紫色墨水，而且在稿紙上，寫着密密的字，不留一點空白。

黑人戲劇中底民族意識之表現

楊昌溪

黑人除了在文學與音樂中呈現出強烈的民族性而外，在藝術中，他們也有獨特的創造。

在戲劇上，他們因為對於創製腳本的技能比較的薄弱，所以在演劇方面的成績是勝過作家的工作。一方面他們具有演劇的天才，一方面美國的任何劇團中都必需有黑人的份子，那樣的在表現近代黑人的生活和痛苦上，更可以由黑人的表演而真切。因此，在美國劇本的

題材也有不少的是以黑人的活動為背景的。因為在美國的實生活中不能擺脫一千萬黑人所給予的影響。也正如哥爾德所說的，美國之所以如此富裕，完全是吮吸了千萬萬外國移民的血液，而黑人的犧牲和勞苦更是所以造成美國文明的最大原素。

在演劇家兼導演中，最著名的要推「保羅，魯濱遜」，非惟在黑人中要推為第一個傑出的人才，即是在美國的戲劇史中也是聞名於當代的。

本來白人是藐視黑人不能建立獨立的文學，但是在文學中却注入了不少的黑人勢力。雖然在藝術方面的成就沒有文學那樣大，但單是一個「保羅，魯濱遜」已經可以驚人了。「魯濱遜」那樣偉大的天才只要不產生在「尼格羅」民族裏，在任何民族方面都可以成為偉大的藝術家。有了他，白人對於黑人的民族地位也增高許多，因此，他不但是「尼格羅民族文學和藝術的光榮」，也是他全民族的光榮。他不僅是一個純粹的演劇家和導演罷了，而且他還是民族運動中最有力的戰士之一員，他站在民族運動的前線，他不以黑人無國家為可恥，他和一羣民族運動的戰士都站在與白人敵對的前線上，他們認為可恥的是被白人視為消遣品的夜總會裏的爵士樂隊和舞場裏的下流舞蹈，他們不是

要作供人娛樂的工具，他們是要努力創造黑人的藝術。

魯濱遜是一個美洲優良民族的後裔，在壯健的尼格羅種族中還混有印第安人和美洲人的血液。他雖然是從大學教育出身的，但他終竟是一個尼格羅人，他並沒有在白人的教養中忘掉了自己的卑賤，而且更從大學時代拒絕黑人作球隊隊員和白人在運動場虐待他的一切行動激起了他的民族意識。

他的演劇是從應募作美國劇作家「奧尼爾」底名劇「瓊斯皇帝」和「生着長翼的上帝孩子們」裏底主角，從這次的成功上，使美國都震動了，證明了黑人也有演劇的天才。繼着他的成功，他把他的民族覺醒的意識注入了演劇中，把戲劇作為他宣傳「黑人與白人平等」和尼格羅民族覺醒」的工具。所以他在表演「沙士比亞」的名劇「奧賽洛」時便想藉着「沙士比亞」在劇中所蘊蓄的種族間的同情和了解都表現出了，使白人認識異族也是人，而在表演中的天才尼格羅演劇家也是與白人同具有人性和偉大的天才。

他僅是一個三十五歲的青年，獨特的成功是在他帶有尼格羅民族精神的唱歌和表情，他不但在美國有名，而且在巴黎和倫敦的表演，都使白人減淡了藐視黑人的心理。

另外，在美國近年來盛行而且幾乎征服了全世界的電影劇，也還是有黑人的份子。除了在劇材和演員上採用黑人外，而且他們還有完全以黑人作導演或扮演的組織。最著名的「大閱兵」一片底導演者「凡都」的純黑人主演的片子「阿里路亞」是引起了美國和德國的注意。該片爲着要在「阿里路亞」中完全逼真地描寫黑人的生活起見，「凡都」特別地親自到美國南部的黑人區域內去挑選絕好的演員，所有的一切面貌和行動都能十足的表示出黑人所有的世界和民族的生活。雖然並不能像「爵士歌」似的征服了美國的電影，但是，黑人也是佔有相當的勢力。

在劇本的製作上，因爲時間太短促的關係，他們的成功便沒有在小說和詩歌中那樣的偉大，所有的劇本多半是簡單的描寫黑人生活的製作，而且因爲在黑人特有的英語上，既經路語，口語，土語之外又兼以外國語的滲混，在表演上是難於得着黑人以外的觀者的同情和了解。不過在黑人特有的劇場上排演時，這種在題材上可以喚醒民族覺醒的工具，對於黑人民族運動的前途上，激奮黑人的民族意識比利用貴族式的文學的能力還來得大。

在黑人戲劇的發展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黑人中在一九二六年以「募工者」獨幕劇獲得「機會雜誌」

戲劇獎金的「馬惹士」和以「羽毛」獲得該誌一九二七年戲劇第一獎的「約翰生」爲著名了。

在「羽毛」中作者很深刻地描寫出一個女子得病的悲慘，那是一個人的悲慘，不過不是關於黑人的悲慘，只是在短短的獨幕劇中，充盈着使人不得不同情的感情罷了。

但是在「募工者」中便不同了，雖然也是短短的獨幕劇，却能深切地表示出林肯在釋放黑奴後，他們的生活還是不能不受制於變相的奴隸生活。七十三歲的典型保姆的祖母只有在生活惡劣時唱着「沒有人會知道我經歷的困苦，只有耶蘇知曉……………」。而爲孫子的二十三歲的尼格羅青年爲着生活又不得不承認北方軍器廠募工者的要求。因爲募工者對於青年說：「不要把一生的好機會失掉了，在那有豐富的工錢和美好的事業等待着你的」。更是只要他去作工，他可以使祖母的生活安穩，使妻子漂亮，所以他不得不忍耐地承認了。

在繪畫中他們還沒有獨立的能力，因爲繪畫便是貴族的東西，沒有充分的經費和時間的練習是不成功的。所以，即使他們有所成功，而實際上還是擺脫不了白人的勢力。

除了過去在法國居留的黑人間常有過作品展覽外，在

美國方面便要算那一羣爲一種學會的資助和獎勵而培植出來的幾個青年作家了。不過，他們在繪畫的表現力根本便薄弱，除了把游蕩的黑人或賣唱的一切作爲題材以表現黑人的生活外，在繪畫上的民族意識便沒有在文學上偉大的成就了。

總之，黑人藝術中的民族意識的表現是一天比一天的尖銳化，他們知道要想恢復他們的「大亞非利加」非在藝術中把含蓄民族性的興奮劑加以深切地表現不可，因爲他們知道藝術，尤其是戲劇感人的力量和傳播的廣闊比文學更大，所以，在美國的黑人劇場中，對於頹廢淫蕩的題材已經漸漸地在磨滅了。

怯弱的反抗

鄭 影 子

九月是憂鬱的季節。

文如夫人帶了二個孩子，從老遠的鄉間趕到上海。因為從上海文如的朋友來信中說：文如在二日前犯了罪被捕下法巡捕房了。文如夫人接信後，當然平時微笑的臉，驟然起了不高興的顏色，匆匆中帶了二個孩子，在憂鬱的季節中，不得不老遠的去探問她丈夫的下落。

當今年廢歷中秋節的那夜，文如照例亦老遠地趕回家來，同妻兒們過節的時候。雖然孩子們從書本裏，圖畫上，看到一些關於去年九一八東北那般慘無人道被日本兵屠

殺的慘痛的紀念，但仍然很活潑潑地倚靠在媽媽的懷裏，快樂地，唱着那些月媽媽和月公公的歌兒，亦完全忘了一月裏逃難的一切情形，但文如憂鬱着臉，有說不出許多感傷的樣子，月亮似乎亦爲今年的中秋而不高興的暗淡了。這是文如夫人亦很容易略知一二的，原因亦很簡單吧！文如夫人一定以爲她丈夫是帶着追懷的情緒想起往日！

在往日，不錯，文如的身體要比現在枯瘦的那副骨架要壯健多了，每月收入雖不及現在担任的外人俱樂部裏的任務那般豐富，但至少同文如住在上海生活的時候，每星期日，在財力上，可以允許他同孩子們上電影院去消遙一夜，但現在呢？被滬戰影響的損失已經夠你消受了，何況文如夫人同孩子們被經濟的壓迫都搬回鄉間來住了。過去黃金般的往日，的確在文如夫人便感到不再會回來的樣子，她會怨恨戰爭，尤其她時常會狠狠地這樣說：『日本人是沒有良心的。』

在從前他們的生活中，文如是在一家大報館裏充當編輯助理，在月薪上當然還抵不上現在的一半，但精神上要比現在要舒服得多了，文如有他夫人在家，冬天深夜從報館回來，不怕在路上的寒冷會帶入室內，夏日，文如夫人每晚帶了一個可愛的孩子到報館裏來等他，在回來的路上

，涼風裏，他們會到夏夜的公園裏去逛一回。

自從東北九月十八日日軍佔領瀋陽的消息在滬上各報發現後，對於文如不安定的生活亦在那時開始了，好像文如夫人對他的丈夫說過，九一八是我們家庭的命運破壞的一日呵！這當然住在上海的人，九一八沒有影響他個人的一切，是不會生起痛恨的，同平時一樣，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只有文如夫人是受九一八間接的影響，有着痛恨日本人的心理了。

那天文如很不高興的從報館裏回來，臉頰喪着，帶着憂鬱的神氣，文如夫人在當天的各報上，亦略知這次報館中不利的消息，但內幕情形是不得詳知，並且報館當局對於此次被下嚴令封閉後，亦並無有任何反抗的表現，起先，文如夫人亦預料過，諒想當局是決不會聽從日本帝國主義的無理的要求，而壓止自己國內正當愛國的言論，但現在明知怯弱的人已把自己正當的公理去掉，而屈服在無理的威嚇之下了，事實上報館已封閉，工作人員却四散，文如已頹喪地失業了。但是文如夫人會起一種很大的反感，反感是報館不應該如此怯弱，自己的力量雖然薄弱，但可請各方營救，並且在事實上日本艦隊在黃浦江畔一帶，做越軌的行動，由各方能夠很確實的證明這是她以為是無疑

的事實。

『那末……』文如夫人用着很怒氣的態度說：『現在報館是被封了，你們打算怎樣？當然不能全怪怯弱的當局，而只怪以武力壓迫我們的野獸日本，但你們亦應該反抗！爲中國在國際上的言論爭自由！你們雖沒有鎗，用你們的筆，應該向一班民衆們說，這次你們報館的屈服的原因，和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無理的強迫當局取締愛國運動的罪惡，你們應該一方面請人設法營救，一方面靠自己的力量充實堅固，去直接抵抗你們的敵人日本！』

文如聽了妻子一番出於意料外的議論，話雖不錯，但事實上是不能辦到的，因爲要保全滬上居民的安靜，所以當局以不抵抗的政策應付日本，因爲日本艦隊在黃浦江一帶的武力，是使我們弱小的民族(?)會伸舌的，大砲，鐵甲車和母艦上的飛機，在他們自以爲值得驕傲的時候，他們不會向你來講理，只要把扣鈕高興時一動，我們吃目前的虧是很大的，在那時的當局亦有一種苦衷，要維持目前的安寧，和自己的飯碗起見，只有此法應付，因爲國家沒有正當的武力自衛，人民徒手去抵抗亦是徒然而已，文如顯然在埋怨妻子不明瞭人們的苦衷，而下這樣興奮似的武斷。

在那次，文如自報館失業後，當然生活費沒有來源，是難以支付下去的，於是只有把妻和孩子送回鄉間去住了，那次文如亦很明白這是怯弱的屈服在武力之下了，文如幾月中，混在抗日熱烈聲中的上海，過着熱血沸騰的生活，在廢歷的年裏，是沒有回去，曾經參加某校的請願團到過南京，在幾月裏，生活在物質上是清淡的，精神上是愉快的，於是在熱烈的抗日聲中把一九三一年就很快的過去了。

明年一月裏，文如繼續努力抗日的運動在一個抗日的團體裏擔任了義務書報的編輯，自一二八事變，文如又加入忠勇的十九路軍中作後方的宣傳和通訊的工作，在匆忙中很快的唱着勝利的歌，然而亦很快的跟着十九路軍，因為戰略的關係，而退到了蘇州，雖然那時文如很憤恨，關北，江灣一帶，却插上了太陽的旗子，但是他們抗日忠勇的歷史，是世界任何人都任歌頌着，文如當然亦是被歌頌的一個努力的抗日者了。

五月一日，中日和議簽定後，文如頹喪病地進了一家外人俱樂部裏去找生活了。

當時文如夫人亦問過他，用着責備的語氣說：

「你過去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現在為什麼又在帝

國主義的威壓下生活呢？」但是文如從那時起，就從未有過笑臉了，憂鬱，沉悶，感傷，是他生活的字典中常用的字，當然亦淡然地回答他的妻是：『爲着我們的生存呵！』

文如夫人是很靈敏的，自然知道了她丈夫的苦楚而不敢再多說下去了，但是關於文如夫人自己的心裏，亦有說不出都麼的哀怨，起先在滬戰中，居住在鄉間不能知道在上海炮火中的丈夫一些確實的消息，心裏是整日的憂急着，後來炮聲影響到鄉間，帶了孩子們亦做戰爭下的逃難者了，當然逃難所受的苦楚和在鄉間受滬戰的影響的損失是不少，文如夫人至今所以時常狠毒地痛罵着：

『日本人是沒有良心的！』

今年的中秋節大家是在憂鬱的時期中過去了，文如當然因工作的關係，在家裏住上一兩天，馬上亦就回上海來了。

現在文如夫人在路上同孩子們過着寂寞的時間，挖空腦子亦想不出文如是怎樣會被捕的呢！

平時，在鄉間文如夫人最愛的是紫丁香，很巧地，現在車中販賣鮮花的商人，籃中有紫色的小花但好像都結着哀怨的神貌，對於文如夫人一點都不生愛慕的心，而且一

看到使她心中會更有許多憂鬱結着似的。但不知趣的賣花者，兜攬生意，『太太！要買枝紫丁香花麼？』

在文如夫人認為這是在提起她悲傷的心事了，因為在憂鬱的季節中，紫丁香結着的哀怨，好像同文如夫人自己心裏結着的哀怨一樣。

孩子們活潑地在車箱中跳躍着。

『媽！紫色的小花，可是你說過最可愛的麼！』

車子在鐵路上呆板地走，使文如夫人不會理會的是，郊外吹來和暖的風，車箱外，天是青的，靜謐的陽光照進車箱中的一切，這完全使文如夫人不會去注意到的，只有停在每個車站上柱立着不動的廣告牌，是最會使她生出厭惡的。

在當天傍晚，車到了上海之後，第一，就是要去找那位來信的文如的朋友。

好容易拖了二個不知事的孩子東問西問的在一條僻陋的弄堂中找着了文如的那位朋友，當然很客氣的招待着這位遠來的客人。他自己因為亦有妻子和兒子的，所以那日住的問題是很方便的解決了。

在晚上，文如夫人把丈夫被捕的情形打聽清楚了之後，在牀上，把孩子安眠了。在她心上，腦裏，來回地在幻

想着，把當時的情形看來，在法律上，亦不至於使文如會坐牢吧，一種破壞藝術的工作，在過去的法律上亦沒有聽說過有嚴重的處罰，並且這次文如並非無理的同法國ADM工程師破壞世界名作米勒的晚禱一樣，文如完全出於愛國的熱誠，在我國當局當然亦要以法律上的保障去救護這位愛國的病狂者的！

事情的發生是在五天之前。

文如那天疲憊得很的在北四川路上散步，一個人是孤獨的，無目的地無聊的在走，在他身旁同行過的紅綠的男女，當然他亦馬上會回憶過去一二八的戰事的，那時不是聲名赫赫之街上只有荷鎗的日本兵在發威視福麼？現在由千萬畝的熱血，已換得了從前的那般熱鬧，只是亦換得了哥兒姐兒們的歡心，又挽着臂兒在那裏逍遙作樂了。

唉！文如深深的嘆了口氣，走過那家外人俱樂部亦不願意進去坐上一回了，瞪瞪白眼；低着頭很快的亦走過了。

有一種聲音，是使文如最痛恨的，在北四川路上就是從虹口開來神氣活現的日陸戰隊了。

這裏開往前面去有二大輛好像上陣去作戰的一樣，裝滿着那班在日軍閥壓迫下，弱怯而不知反抗的，武裝奴隸

的日本人民，文如向着他們每個人白色的挪腿上，生起無限的感傷和染着鮮紅的血色時的可憐，但是那班在車上的那般無知的豬啊，他們明明在向着文如在示威着，『呵，支那的『排加』呵！』文如是很清楚聽得他們那種可笑的侮辱的，但是文如亦無法的獨自走過了。

這是使文如自己亦沒有注意的，無意中走到了名為娛樂實質含有政治作用的日本××部的前面，大門口停着幾輛大車，亦很容易知道，就是剛纔在文如前示威的那幾輛日陸戰隊的車子了。

『××××郎開滬戰情形繪畫展覽會』

大門前掛着一條雪白的大竹布，上面寫着幾個不十分通順的中國字，這使文如會很決的留意到的當然在這裏開什麼的展覽會，又是含有國際宣傳的作用的，「那末一定要進去看它一下吧！」

獷惡的一個日本侍者來招待文如了，或許看到他胸前的證章吧，總之那種討厭的相貌是使文如生起惡感的。

走進第一室，可說是不愧為一個生長在強國中的畫家，作品已有三十多幅以上，描寫的都是日陸戰隊在巷戰中那般忠勇威武，使人最易觸目的，是三幅同十九路軍肉搏

而陣亡的三個上士兵的遺像，在這幾幅上足以使文如是頭痛的。

何況在第二室內，陳列的，不看到亦罷了，使文如看後，生起巨大的怒火，日本人宣傳的力量是大的，但是在這一室內所繪的是什麼呢？單是宣傳到亦吧了，但每幅中都含有侮辱我們國體的，啊！在題下簽下支那女人的……支那智識階級向日陸戰隊屈服的形狀……呵，以後是不忍再細細地看下去了，文如的神經當時已被熱血在沸騰着，這是使文如必然的，抽出他細弱的拳頭來。

畫布是被文如打穿了，許多人都包圍着文如，碎了的幾幅畫已收拾不起了，躺在地上，是不會向文如反抗的，但文如帶着勝利的笑臉時，爲畫布而反抗的人却早已來了，就是××××郎與武裝的陸戰隊們呵！

『你是外人俱樂部的職員麼？你知道破壞藝術的作品亦有很大的罪的呵！』××××郎用着貓笑的態度說：明明知道文如是在帝國主義威壓下吃飯的一個弱者，但是文如那知除開嘴吧的反抗之外，在無理的日陸戰隊的瘋狂中亦是一無抵抗的被縛了。

在那日事情發生後，文如連自己亦不知道，從虹口捕房怎樣會被掉到法巡捕房來看守的呢？

文如夫人當時把細細的情形回想着，一方面爲着文如嘆息和憂急，一方面痛恨日本人是十足的。然而亦無法可想。只有等待明天的審判來臨吧！那晚，當然在文如夫人的心裏，沒有熟睡過一回的。

在明天，文如夫人盼望的明天終於來臨了。

在法庭上，見到了自己清瘦的丈夫時，心是酸痛着，文如把眼睛掃到了東面的旁聽席上見到了關心自己的妻子，除開臉上現着微微的苦笑外，當然在法庭的規律上犯罪者是不能同旁聽的人作談話的。

開始審判了，文如顯然是有正經的態度，同審判官用強詞的在辯論。

但是事情是出於聽衆們的意料，結果宣判文如爲破壞秩序的罪而執行徒刑半年，被告律師亦無法申辯，只有以文如患精神病的掩飾而設法改輕文如的罪，這或許亦是中國人爲中國人盡的一點責任吧？

『那末，爲一種熱誠的愛國，而破壞一種被人侮辱國體的利器，試問是否能依破壞秩序的罪而論的麼？』

文如夫人那時忍耐不住了，起立向大衆說，但所聽到她這低弱的聲音的呼喊，只有坐在她身旁的幾個人，因爲宣告停止的鐘聲已響，在嘈雜的人聲中，是沒有誰來注意

到的。

文如夫人拖着自己失了主意般的身子，跟着旁的人一同走了出來，怯弱的人是不會勝利的，不錯，她在路上想着：文如的那種怯弱的反抗，和沒有良心的日本鬼子啊！

沿路一帶法國梧桐，已染着深黃的顏色了，在這鬱憂的深秋中，在路上文如夫人的心裏逼切的織着反抗的幻夢！

一九三×年古寺中

左拉的出名方法

左拉第一次出版他的處女作時，那時他是一個新聞記者。因為是處女作，所以無人注意，於是他便自己做了幾篇激烈批評的文字，匿名在自己報上發表。過了一回，他又用着自己的真名求報上用大號標題反駁，於是左拉便因此而成名了。

映

郭 冰 岩

我非常後悔。

我不該，十分不該地，下午貪睡。以爲是星期日，整整睡了兩個鐘頭，使得現在，翻來翻去在床上，怎樣也睡不着。

睡不着是小事，所討厭的是這不肯甯靜的腦筋，現在牠是多麼興奮，多麼靈活，過去，現在，前途，身世，家鄉，朋友，同學，父母，教員……不，不，閉着眼睛，靜下心兒，睡了罷，但是那能夠……睜大着眸子，靜看房中的黑暗，黑暗的可怕，躲進被窩，把頭緊緊裹住，可是這

迷漫的心靈，在電燈熄滅後的黝黑裏，在被窩的溫柔裏，好像格外適宜於胡思亂想似的。

我是孤零，我是人間的拮据人，好像一隻孤獨的白鷗在大洋裏飛，無目的的飛，渺茫而孤寂的飛。

窗外透進來的月光，洒滿在全房中，隔窗凝視着浮在淡青色的天空中，好像銀盆似的月兒，回頭打量自己的孤影，淚滴浸透了整個的白枕，很想哭，盡量的哭，痛痛快快哭幾聲，如果不怕打擾了四周圍同學們清夢的話。

一副黑而黃的面孔，枯瘦如柴的小身軀，遲鈍而羞澀的舉動，突然湧現在我的腦筋裏，使我彷徨已極的腦筋好像有了歸宿似的整個的一幕悲劇立刻放映出來。

當我暑假回家後的第二天，這樣一個衣服藍襖，面目污穢的好像乞兒似的孩子，跑到我的面前的很慘然的喚了我一聲『智新哥』這使我覺得非常詫驚，仔細一看，不禁失聲喊着：

『你是，是兆裕嗎？』

『是的，智新哥。』

『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啦？你的奶奶和爸爸嗎？呵！他們都死啦！我想起啦！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在祠堂裏，和天盛伯住在一塊兒。』

『是誰給你飯吃？』

『每天討一點，吃一點；討不到，就……』

『就餓着嗎？』

『咳！智新哥。』他說着兩隻遲滯而含淚的眼睛緊緊望着我，好像有什麼希求似的。

『那末，你隨我到我家裏去罷，這時候我家裏的飯大概已經作好啦。』我自以為已經猜透了他的心事，十分決斷的說。

『不是，智新哥。我以為，你是在城裏念書的罷？』

『咳，是的。』

『我也想念書，你能帶我去嗎？我可以給你當個小聽差，你每天教我認字，念書。智新哥，』他說着用粗而黑的小手掩住眼睛，嗚咽的說：『我的奶奶和爸爸死得太可憐太冤枉，我將來要為他們報仇！』他最後一句說得非常堅決，證明他已經蘊藏在肚子裏計劃好久了。

『給我當小聽差嗎？』我不禁失聲說：『我的念書也和你一樣，今天吃了還不知道明天有沒有飯吃，那兒養得起一個聽差？』

『假使沒有人帶我離開這兒，恐怕我不久也要餓死啦。我自己死了倒不要緊，只是我的奶奶和爸爸，也沒有人

替他們報仇……』他的這種口吻，其不像小小的年齡所能說的，淒苦的環境磨鍊出他堅強的意志。

『我慢慢替你想法子罷。』我忽然聯想到一件事，『兆裕，你知道王貴芬現在幹什麼事？』

兆裕哭得越傷心了，『他現在……聽人說，已經放縣長啦！』

『呵！』我心口好像突然被一塊沉重的大石，緊壓住似的，透不過氣來，腦筋裏一陣昏亂，眼前黑暗了。等我重新睜開了眸子看時，兆裕已經不知去向了。戰慄着兩條腿走回家去，家裏的飯正好擺在桌子上，我好像莫有看見似的慢步向自己的房子走。母親問我是不是又有了什麼不痛快的事情了，我半支吾着進了房子去的家裏人都知道這是我的老皮氣，也不敢來打擾我，我一個人躺在床上，三年前的一件事情，在眼前一幕幕蠕動，使人傷痛欲絕。

世界上也有公理嗎？世界上也有所謂法律嗎？如果有的話，安分善良的建羣也不至枉死在監獄裏，仁慈和藹的建羣的母親也不至冤苦而死，陰險毒辣的王貴芬，他何至官運亨通，被放為縣長呢？然而事實明白的告訴了我們，恰恰是這樣。公理是被權力和金錢姦污了，法律是專為某一階級而設，用着屠殺另一階級的工具，如果世界上還有

人信仰他的話，那他是多什愚笨呵！

三年前，我從中學畢了業回到家裏，有一天，建羣的母親帶着他的孫子——兆裕，哭哭涕涕跑來告訴我『建羣被人家屈押在監裏啦』。她斷斷續續告訴我被押的原因，和我在別處打聽得來的消息，綜合起來，事實是這樣的：

王貴芬是離我們村東五里路的周家堡人，原先和我們同時在縣裏住高等小學，我住的是第二小學，他住的是第四小學。後來聽說因為喜歡在學校裏惹風潮，被學校開除了，父親把他送到商店裏當學徒，又和別人打架被掌櫃把搭子拋在櫃臺外面，（北方某處習俗，搭子拋在臺外，是表示開革的意思。）以後攢營到一個鄉村初級小學裏當教員，又因為教給學生們的錯字太多，被村人撤換了。正在彷徨無計的當兒，適逢天緣恰巧，革命勢力的進展非常神速，連北方的窮鄉僻壤，都被革命的勢力波及了。王貴芬因緣際會，用着靈敏的手腕，活潑的頭腦，搖身一變，成了革命的忠實同志，攢進縣黨部裏活動去了。

革命的勢力，一天一天的膨漲，縣黨部的威權也一天一天的增加。連向來總攬一縣一切事務而惟我獨尊的縣長老爺，也不得不屈尊到黨部去周旋。而陰險毒辣的王貴芬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大權在握，無惡不作。一時炙手可熱，全縣鼎沸了。

離我們村東二里半路正和周家堡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山上長滿了森林，都是七八十年百餘年前的大樹。原是劉建羣的祖產。數十年前，建羣的父親曾有一次因為借周家堡一位王佐清的錢，把小山作為抵押品，後來賬還清了，產業仍然歸還原主，而且不久建羣的父親也就死了。王佐清很眼紅那一片大的森林，並且欺侮建羣母子是孤兒寡婦，硬說建羣的父親莫有還錢，領了一羣人去砍伐森林，後來經建羣的近親鄰里抱不平，雙方爭鬧到縣衙門裏，因為王佐清莫有確實證據，自然把森林斷歸建羣。

王佐清雖然敗訴了，但是對那片森林的覬覦心，數十年來，仍然莫有消失，只恨自己莫有勢力，不能到縣長老爺面前說一兩句話，把牠斷歸自己。適逢這時自己的族侄——王貴芬，一帆風順，當了第二個縣長老爺了，於是就送了王貴芬一筆錢，同時又送了縣長一筆錢，雙管齊下，進行這件事。

建羣也聽到這風聲，知道自己的力量敵不過王家，於是決定自己先伐樹，難道木材運到自己家裏，還有人從自己家裏運走去不成？不料王貴芬耳目衆多，建羣的計劃，

早已被他打聽到了。也知道王佐清的面子還小，於是兩人商議，暫時由王貴芬出頭來幹。先由王貴芬具名寫了一張假契約，到縣府裏蓋了印；並且在縣城裏和周家堡貼了許多通告，說某月某日決定斫伐小山上的森林；同時用金錢收買了許許多多無賴之徒，一部分預備作打手，一部分預備將來到公堂上作證人；而且把每株樹上，都貼了王貴芬三個字的紙條子，什麼都準備好了，專等建羣動手。建羣是鄉間的良善百姓，那兒有這麼多的手段，只知道自己的樹自己伐，是沒有問題的，於是雇了一批人，斫伐去了。只斫伐了一半，王家收買的無賴之徒，由王貴芬領導着一擁而來，不問情由，就是一陣亂打，王家的人是專門買來作打手的，建羣雇的人是伐樹的，一看見打，並且看見是王老爺領導着的，大家一齊嚇跑了。建羣想要據理爭辯，被王家一羣如狼似虎的兇神，蜂擁而來，拳足交加，打得混身鮮血淋漓，立刻暈去，王貴芬指導用繩子捆起，載在一輛牛車上，押進縣府去了。

當天，縣長立刻升堂審問，建羣已經打得半死，自然一句話也不能說，王家是證據確鑿，侃侃而談，結果，劉建羣被縣長不知下了一個什麼罪名，判處無期徒刑，森林當然歸還王家。

這些都是在我未回家以前的事情。我在中學畢業後回到家裏，建羣的母親把這事哭着告訴我，要我爲他的兒子想法子，她老淚橫秋的說：

「智新呵，上有青天咧，天知道，天不虧負好人，王貴芬王佐清，天不容，一定不得好死！死絕他！……他謀財害命，不得好死！智新呵，你從大地方來的你說有什麼法子，把我建羣救出來？……王佐清，天不容！天不虧負好人。建羣要是救不出來，我們也不得活裏，你看我們老的老，小的小，只有那一點地土和樹，都被王貴芬王佐清死鬼，謀財害命的謀得去啦……！建羣，我每天和兆帶兩人踉踉跄跄的他伏着我，我伏着他，跑十幾里路進城去，爲建羣送飯吃……。他混身腫的，爛的簡直不像人啦，那兒像我們建羣，要是再不救出來，也沒有醫生給他看看，可憐呵！恐怕三五也沒有人啦！……唉！我門都是安分守己的好人，沒有做過缺德的事情，建羣沒有，他老子也沒有做過缺德的事情。不知道那一點得罪了天爺爺，天爺爺給我們的懲罰也太過分啦！……我每天睡不着，跪在院子中間，一直跪到雞叫，求老天睜開眼睛看看，看看我們可憐的娘兒們，娘兒們。……一閉眼睛，就好像看見建羣混身是血，滿臉也是血，哭着告訴我！打的，

打的，打的呵，打的我要死！他王貴芬，王佐清，天，天不容他。智新呵，你有什麼好法子救救他罷！』

我深恐再傷她的心，滿口答應了想法救建羣出獄。把她送走了以後，自己想：我不過是一個學生，既沒金錢，又沒勢力，在縣裏王家的勢力之下，自然爭不過他們；於是寫了一個呈文，寄到省黨部去，希望他們對這事注意。主張公理，釋放劉建羣，懲辦王貴芬，半月以後，半點消息也沒有。於是再寫了一個，幾天以後，我也因為自己的事情所逼迫，不得不放下他們的事情，跑到南京來。不幾天，接到家人的來信，說建羣已經死在監獄裏了。半月以後，又得到建羣母親哭死的消息。

爲了這事，我的精神確實受了極大的打擊，好幾天書也沒心看，飯也沒心吃，晚上也睡不消，只覺得腦筋裏昏亂，混身好像盪漾在洪濤裏似的，最後簡直支持不住了，竟害了幾天病。

時間長了，印象也漸漸暗淡，以至完全忘記了。這次回家，因為見到孤獨無依，苟延殘喘，而意志堅決的兆裕，並且知道學書學商都不成，學教書也不成，轉而學官乃一帆風順居然做了縣長的王貴芬，使我反覆沉思，過去的一幕幕又重復湧現出來，唉！這是社會間窮富階級強烈的

對映，這是人生程途中意外的災殃！

非常慚愧的是我在今年暑假期滿回校以前，曾經答應爲兆裕設法的事情終於沒有做到。現在，他是怎樣了呢？死去呢？還是活着？……………唉！想他幹什麼？煩悶得很，其實自己還不是和他一樣？還不是一樣的苟延殘喘？不，不想了，不想了。

夜很深，空氣是這樣淒寂，四周是這樣陰沉，忽然聽到四面的雞叫聲，心口忐忑不停，睡了罷，睡了罷！休息一點精神預備明天星期一的功課罷！

「若學多情尋往事，

人間何處不傷神！？」



(一)

……前信該收到吧，不幸的消息，一定又要使您難過，但是這真莫法喲，舊病又發了——啊！少年人的吐血，恐怕一定不是好兆吧！請您接到信後，立刻來一趟上海。還有許多寫不盡的話呢。我在迢迢的江灣道上，企望着您十一點的夜特快……

宿舍裏的門房，送上來一封快信，怪熟識的筆跡，下面發信人底住址，顯然地呈列着「江灣復旦大學朱琦文」，

然而不該寫快信。

不該寫快信，我們不會像詩人汪靜之樣，每天要七八封，然而昨天已經知道她平安地到了學校，要選唯物史觀文學論讀，爲什麼今天再來快信。

是的，她錢不夠了，大概來一點錢吧！

然而，素紋箋安靜地躺在我手中，這幾行，僅僅是這幾行。

她也知道我的情形，不會隨時使我離着學校要到上海去，化好多的時間和錢。

然而，現在是明白地寫着。

『還有許多寫不盡的話。』！

往常接着信，將要見着面，總是心坎裏會發生一縷愉快底快樂，現在有些呆——情緒的麻木。

我開始把一只火車的行李號和旅館招牌繪出美麗的扉畫底手提箱打開，一只長方的黑黑的皮夾！嘎！發生問題了。

在家鄉戰戰兢兢地雙手接着皺紋的母親的手裏一百塊錢，是，人家看來，多寒酸呀，一百塊錢，是寒酸。

可是，咱們拏出這一疊鈔票，委實有些顛慄，——經從了一個暑假的奔波，由於母親額角增加了不知幾多的皺

紋的代價喇！

是，隨時隨地，上天沒有不同咱們開玩笑的，在八月中一個酷熱的暑天，離開了鄉井，含淚的分別了幼弟和老母，趕過幾日的航程，到了校裏；可是，宿舍不允許學生住着呢，爲了解散，趕走了；如今爲了修理，整理？——整理，解散後的整理。

南京的旅館是誰都知道貴着呢，哼！你一百塊錢，買書，吃飯，學費，理髮……

那知搬進了宿舍的第四十二天，接着這樣的信，說要上海去。

(二)

去，去喇，誰該說不去呢？

十一點鐘的特別快，還有九個鐘頭，黑黑的長方的皮夾內，安置着一張中國銀行的五元票；還有，抽屜內，幾張飯票，和幾毫小銀圓。

書，今年要買，*Western Literature Realism & Romanticism*……還有……。學費是繳去了！但是要三等車，也要三元七角半，來回要七元五角大洋呢；公共汽車，旅館，吃飯……

怎麼辦呢？四等車據說是不許坐的。

家裏有着信來，說穀子每石兩塊，還沒有人要，三十元一時不易籌劃。

去，不去？

誰該說不去，一口口鮮紅的血，由於失色的嘴唇裏咯出，臉兒這樣地蒼白，手肢顫抖着嘍！

這夠了，本來可以維持半個月，還盼着家裏有沒有意外的信。書，是祇好暫緩的了；想靠着寫點稿子，送到雜誌裏，但是不景氣，起碼要兩個月拿錢，少，少，說不定祇贈雜誌哩。

是呵！沒有假期裏發表的那篇，現在，委實，餓，餓

.....

本來副鐮是可以譯幾首詩去的，快點，一個月可以掙幾塊錢，而今編輯又換了這個模樣，誰要您譯詩，此地還有談女人，摩登。

一切都在留難您，逼迫您。

——戀愛是資產階級的裝飾品，

——戀愛是有閒階級的娛樂品，

而今，我有了大，哼，莫說三等車，飛機也可以，叫她住起十幾塊錢一夜的中央醫院，不，就教會的鼓樓醫院也興，同在南京，此地去很近呢。爲什麼在迢迢的江灣道

上企望着我呢!?

爲什麼要讀書，學校騙了我們的白亮亮的洋錢去，還要騙我們灼紅紅的血——呵！多絢燦而可怕喲，雨後薔薇樣鮮紅的血。

(三)

去，不去——去是決定去了。

錢，借，回來後多寫點稿子，打算把 Ellawheeler Wilcox的詩集譯出來，換幾十塊錢稿費。

於是，借。

借，掠一掠披在頭上的長髮，走出了臥室。

老賀，賀總可以吧？問他要十塊錢，十塊錢不大呢。像他樣，三弦琴十六塊錢一只；總可以，答應的。走進第×宿舍×齋×號，交互着的兩具洋鎖安祥地相互地鎖着，這才報告我今天是禮拜，——人家和愛人出去了。

這樣地不巧喲！禮拜天應該陪愛人出去，不知到那刻才回來，說不定看了最後一場電影，那是八時開場呢，火車不會來等你的。

仇，仇罷！他暫時可以借一借吧！我却未曾向他開過口，第一次不會失望吧！說定幾天內還他，縱使我們的交情不十分厚。

巧啲！他恰是在打午覺，「上帝：幫助我！」是很客氣地招呼過後，默着，爲什麼要默。

心裏是在忐忑着，他有意地像在釘着我，嘎，窘了！坐着不好，立着不好，他還格外無趣地先問了，——其實是把不得他先開口。

「扼有捨事體，老方？」帶着吳儂軟語的音腔微笑向着我。

「……」我仍默然，除掉臉上有些表情外。

「老方？」

「唔……我想暫時問您借……」

「借？借啥？錢嗎？勿瞞你說，自家寫信問爹要，還沒回信呢。」

「……」我顯然不能說了於是「不要緊，不要緊……。」

給他先搶着說，又是一個慘然的拒絕，身體覺着一陣熱一陣冷，在交互地來往。

「老賀那邊總有吧，你去問問看？」

「是的，他出去了。」

「……」自然，他有些不耐煩，不識相的，借不到錢，還是站着不走。

「這……」我想說下去，其實有什麼話說。

『方，張處，他一定有，他是生產階級了呢？你不是同他很熟嗎？』

張，張德才，是呵，他是生產階級了，他大概能幫忙吧！一百二十塊錢一個月，住在安樂里的樓上，一個人一間房間，真闊哩，一付青年紳士模樣，小褲管的西裝，手杖，……本來有些討厭，但是現在管什，現在要問他借錢呢。

(四)

張，穿了一件睡衣，是剛睡過午覺，見着我來，十分殷勤地送來了一枝May Blossom。

於是，我老實告訴他說，要問他借十塊錢，自然他的答應是可以安慰的。雖說上月份薪水縱然還沒有發，但是十塊錢一定可以，在很精緻的雞皮夾裏，挑出一張桃紅色的鈔票，然而使我聯想到綺的血，臉上一陣弛鬱。

『到上海有什麼事情呢？』

既然他可以答應，把錢借我；自然，我也不想瞞他了，良心上告訴我，不能瞞他了，像仇不是沒有錢，他恐怕我不還而已。張，張喲！真是最好的人了，難道再可不忠實地騙他不成。——良心逼着。

於是原原本本的告訴了他，想不到的回音。

『哼！現在的青年，真是難了，女人一封信，連課也得不想上了，馬上趕得去，倒不看見一輩青年都趕到東北前線去……』

本來他不擅於辭令，現在臉格外漲紅地。

這是侮辱，顯然對我的侮辱。

我不情願臉孔紅起來，我實在不情願在這種偽道學先生前表示我的錯誤，是的確的，爲了少女鮮紅的血而奔走，而未嘗爲了塞外戰士鮮紅的血而興奮。

資本主義壓迫下的戀愛者喲！誰使她要吐下這一朵朵鮮紅的血呢！

逃出了舊的條律的摧殘，又進了新的禮制的壓迫。

這一口口的鮮血，那天才能化作一朵朵的紅花？

女人的力量，女人的力量嗎？

是喲，張，張，您記得去年將要畢業底暑假，論文情願出錢叫人家代做，自己溜到了青島，那您青島去做什麼，不是曼娜一個電報，說您不去，立即要絕交嗎？

咳！這是愛的俘虜，女人的俘虜嗎？

虛偽，青年就是這樣的帶着虛偽底面套，互相交接着，我，我却不會這樣屈服的，愛要受資本主義的控制，那我們先推翻了資本主義好了！

不情願做資本主義的俘虜，錢的奴隸。

迅速地，依舊挑出那張不知幾多人受過伊痛苦的桃紅的紙，牙齒緊咬着嘴唇，把牠撕得一片片地，有力地擲在地上，啣！毀壞了的金圓像一朵朵的紅花。

心中像脫下了一塊大石樣平靜，——情緒的興奮。

(五)

要會迢迢的江灣道上企望着的愛人，那要在漫漫的長夜下鬥爭着啣！我們的勝利。

八點鐘到上海，那正是晨曦驅走了黑暗，陽光剛照到大地，那時才能治愛人的病，一口口的鮮血，化做一朵朵的紅花。

否則是永遠屈服着的，愛情還要受着資本主義社會的控制。

一九三二年，十月稿

洪深之瑞典操

洪深在復旦講「戲劇概論」講到身體的健康時，忽然命令校役拿來一張草蓆，在課堂上脫了衣服，睡在蓆上，臉和胸部朝下，兩手撐在蓆上，口喊：『一！二！三！』身子一上一下，足足動作了半小時，女同學漲紅了臉，男同學則拍手大笑。『你幹什麼？』學生問。

『這叫瑞典式體操，我每天必要如此練習的！』

『紫竹林中底春風』

張 芝 馨

輕輕的春風沉醉底早晨，

春風裏帶來人間春情底溫意，

寶蓮座上的觀音，也被春風吹得輕輕了，數千年修鍊成的金剛的女體，依然像飄落在雲霧裏一般輕浮，心底裏燃熾着琉璃燈似的，漸漸地輕輕地煩熱，蒼白的雙鬢上，從何方飛來一朵緋明的曉霞，捧在手裏的淨楊瓶，也覺得異常沉重起來，手顯然在顫慄，淨楊枝上的水珠，一滴一滴一點點洒落在靈幃上，白色的靈幃上，染上了斑斑水痕。

飄飄蕩蕩的，蓮座似在搖動着，身體似在搖盪着，熱

的奔流，使冷靜的大士之心，起了煩燥，經過幾度狂吻的水瓶，也有一些溫意了，然而在心底燃熾着的熱，依然沒有消褪。

觀音睜開眼睛來的時候，在這裏所謂西方樂土的司晨的金雞，還濃睡在菩提樹下的綠蔭中，釋迦的雙眸，閉得緊緊地，彌陀面上浮露的，是夢裏的微笑，羅漢尊者，迦陵尊者……一個個都把眼皮深垂着。

「啊！韋護！這雄武的少年！」觀音看到背後的拿着降魔之杵的韋護，不像往常的平淡了，白鱗片的甲冑，金色的武士之冠，明輝輝的護心鏡……一切少年英雄的美麗與雄武，都給了她一種煩惱的，魔的幻想，她曉得這幻想，是魔的煩惱的侵襲，是墮落的誘惑，是本性的孽障，幾次拿「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禪機妙諦去鎮壓它，僅僅的像晴空的午日下飛過一片黑雲，一刻兒就消散得無影無蹤了，反覺得太陽的光線更強烈些，於是觀音的幻想，又進了一層。

「實在這空虛的道德有什麼用？幾千年的苦心，換得來的是一片寂寞，難道生命的真諦，就是寂寞嗎？我不信享樂就是煩惱，寂寞却是清淨，我不信除幾聲飄蕩在晚風中，晨曦裏的鐘鼓聲外，什麼都死默着的地方，反稱「極

樂世界」，我不信「極樂世界」裏有的，是不會開花結果的菩提樹，沒有綠葉嫩筍的紫竹林，不見游魚青蛙的七寶池……」

「極樂世界如此，我復何戀？道德如此，我忍把道德拋了。」

「到人間去」！觀音的思想，漸趨于激憤了。

觀音祇披了一件五色雲霞紗的禪衣，輕輕地從寶蓮座上走了下來。

「啊！韋護！」她走到韋護的面前忽然站住了，像想到某一件事要對他說，却又不肯開口出聲音來，輕輕的搖着他的身體，用細得幾乎聽不出的聲音，湊在他的耳根邊說：

「護！我到紫竹林裏洗足去了，你把我的芒鞋拿來吧！」眼角邊含着無限情意，斜睨着這濃黑的睫毛，還蓋着玲瓏雙眸的少年武士。

「哦！是！」把眼皮睜了一睜，又深深低垂了。

觀音用最輕緩的步武，到紫竹林去了。

幾千竿，幾萬竿，密密層層的竹葉搖曳在晨曦中，紫色的籜葉落在地上，被輕緩的春風吹得簌簌地響。

她的心絃，就好像被春風吹着的竹尾一樣，不斷地在

乳白色的空中搖蕩。

像走得有些疲倦的樣子，嬌懶地斜倚在一塊石頭上，眼睛凝視着舖滿落葉的小徑，落葉的響聲，一聲聲的打在她的心絃上。

「護！快來罷」她看見韋護拿了芒鞋，在踏着落葉走來了，笑着用手招喚他。

「護！晨鐘敲過沒有？」接過了芒鞋之後就跟着問一句。

「還早呢！」韋護直立在旁邊，依然把眼皮低垂着，很輕細的答。

「是還早哩！你看朝陽還躲在雲裏沒出來」。

「是！大士！」

「護！你看見過初從雲霧裏露出來的朝陽嗎？啊！真美麗！真像一個春睡醒來的惺忪的少女呢！那昏紅，那艷麗」，觀音有意說到少女的美媚。

「沒有」韋護望着參差在地上的竹影。

「護！你說月神與日神誰美麗呢？」

「月宮裏的姮娥，和呂純陽有了私情你知道嗎？」

「我說玉帝對於牛郎和織女的事，也太無情份了。」

「真寂寞啊！」

「……………」

春漸漸地深了，燃熾在觀音心裏的情火，也漸漸地旺熱起來，殘春的十五的月夜，觀音與韋護又同在紫竹林中，這時韋護已不如從前那樣的拘束與胆小了。在白淨的面靨上，時常可找得着淺淺的笑容，玲瓏的媚眼，沉長的輕細的聲音，漸漸地輕，漸漸地沉默了，只見兩個黑影，依偎在一塊石頭上。

月亮躲入雲間裏去了。

紫竹林中吹來最後的一陣春風，正帶着一縷深夜的鐘聲。

于中華

文人的哭

迭更斯與克蘭斯德，他們在創作的時候，寫到了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死，常常失聲痛哭。有一次，克蘭斯德在寫完了一篇悲劇的時候，家人看見他在流着熱淚說：「呀！這女人到底是死了。」

陳學昭一斷情信

女作家陳學昭，從前在北京時，曾和孫某戀愛過，但孫某忽然不要她了。她便寫信給孫某：『隨便什麼時候，我都在期待着你，只要你覺悟過來，你還是有權利來擁抱我的，』語雖纏綿，但孫某不理她。

現在陳女士在法國，已經和一個醫學博士某結婚了。

在 南 洋

梅 子

中國的敗類

在中國，中國的敗類是什麼？誰也知道是軍閥，是官僚，是土豪劣紳，是學棍，是賣國賣民的外交官，是流氓，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一切卑鄙東西，是為虎作倀的買辦階級，是……說一句具體的話，凡有損害民衆利益的均是害國殃民的敗類。

而在南洋，中國的敗類是什麼呢？是殖民政府的譚譯，是殖民政府的提學司，是殖民政府的偵探。

先說那些在殖民政府裏當譯譯的華人罷。我們在國內常常見着一些新聞記者被監禁，被驅逐，甚至華字報之被封閉，固然這是那些狗樣的帝國主義者玩出來的花頭，但不知這些花頭原來是我們的中國人——當然我們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甚至不是人類，是些狗，不，狗格都還沒有，是一些哈爬狗——譯員弄出來的，他們之被僱，最顯然的道理是那些殖民政府的執政者都不懂得華文。華語。這些譯員每天的工作便是翻閱當地出版的華文新聞紙。他一看見當地報紙裏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句，他便如獲至寶的譯譯起來。呈上去，那麼，那個新聞紙的編輯負責人就要遭警告了，到了第三次編輯負責人一定要被逐出境，有時還得監禁起來，我們要明白，如果這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句是指當地政府而言，他如此盡忠，我們還說他爲了當一條忠實的狗，爲了狗飯碗，有諒可原，而每次的事件却不是這樣，係在英屬或荷屬連日本帝國主義也不能反對，不論是那一個被逐回國的記者，他們都是爲他反日事件而被逐的，如果說這個記者是作了一篇「社論」，還說他「故意如此」，而却是在新聞裏去找罪名，這些新聞都是剪自國內報紙上的，他首先應該禁止那報紙的輸入，即輸入了却不能不准別人轉載，爲了五三慘案我知道單單英屬就有三

家報館停刊數月，這種帝國的橫暴多麼凶惡！自然帝國是可惡，造成這惡果的却是華人譸譯，這種敗類之可殺比帝國主義者還該多挨三刀，難道連日本帝國主義也不該反對，老實你遠在海外不復爲中國人而做狗了嗎？

所謂提學司是什麼東西呢？就像中國視學之類的東西，不過他們是殖民政府所僱養的罷了。提學司分兩種，一種是洋人，專門查英文學校的，一種是華人，專門查華僑學校的，我現在只談華人提學司，因爲那些洋人與乎英文學校與我們毫無關係。如果你的學校沒有受殖民政府津貼，他查不過查查你學校的行動罷了，關於行政他可以不管，你的學校受了津貼的，教員要到提學司那裏去登記，所謂登記不過填填表而已，但是，他却每每故意爲難，分明你是某某學校畢業的，他說你的文憑是假造的，實際他也根本就不懂文憑是真是假，這時就得「打老」了，只要敬你十元一切就無問題，假的馬上會因「打老」在他手裏翻一個「跟斗」變成了真的，要錢的事我們不去管它，因爲在中國並不是沒有，他們有時還連普通常識都沒有呢。某坡有一個福州人到某司提學那裏去登記，某問福州人你是那裏人？福州人用國語答他，我是福建人，某是福建廈門人所他奇怪的問道，你是福建人爲何不講福建話，福州人

便說福州話，某說你不是福建人，福建人不是這樣講的，於是這位福州人登記不成功，飯碗也就成問題了，某以為廈門即福建也，廈門話即福建話也，那知道還有閩南與閩北之分呢。（這某即是一位僑生（BABA）提學司，福州人是我之友）他到學校來查，如果你的學生的作文簿上有革命等字眼就得被逐，他當然沒有權利，他去報告政府，愛國這提學司有許多是廈門某大學的學生，他們做出這種事來真該殺頭。

最後說到偵探了，這也是很可痛的，他們之為虎作倀的可惡大家一想便知。

記得我國有所謂制裁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條例，我想我們應該特別加一條制裁各種敗類的條例才好，他們一返國來，我們就把他捉來「處以槍斃」，因為他們在國外專門欺侮華僑同胞，我們不能讓他這樣逍遙快樂之故。

華僑的錢

許多不明瞭南洋華僑生活的人，總以為華僑都是富翁，似乎「錢」就是「華僑」一般。事實上這是一個大錯。華僑社會也是活活的一幅中國社會的縮圖，固然富者有之，窮者却大部份都是。平均起來，一百戶華僑當中只有一戶是比較可以的，一千戶當中只有一戶是可稱資本家的。自然

乘汽車者不乏其人。但是，拉黃包車，做苦工的却滿眼皆是。現在我想要談的是許多華僑所以致富之故，而許多「苦僑」在南洋的苦，以及國內有些人對南洋的幻想。南洋華僑致富者，多在歐戰時代，那時百物昂貴，有些華人就作投機的買賣，以前值一者在那時值七，可說，那些致富的人又是一時的僥倖，據我所知，有許多大資本家並無專門的技能，更非實業家，又是一字不識的人，以這樣的人而成了富翁是投機是取巧當不是為誣蔑了。至於說到另一種（大多數）苦僑，說起來也不能算作十分苦的，因為在一年如春夏的南洋，即不憂愁衣服，對於飲食也很簡單，所以，他們能節節省省多少總有一部份積蓄，比起中國來又要說「謀生比較容易了」。在這種情形下很能使他們滿足，平日他們對於生活的概念很單純，他們只想掙錢，他們很少有國家觀念，他們的同鄉的團結最力，還不能說是大同鄉，一省當中也要分出無數會館來的。雖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有人宣傳祖國的災難——天災，人禍——向他們募捐，他們當中的確有不少的熱心人，然而，這種熱心人大都是商人與乎身受壓迫的華工。他們對於祖國雖沒有抱多大的希望，但他們總希望國家強盛，他們在國外無保障身受着許多壓迫，苦痛，但那批有錢的大資本家，他們却很

少熱心，他們很少想着祖國，自然，首先他們以為他們的成長與致富並未受祖國的恩惠，只要他們有錢，當地政府也會恭維他，崇敬他，他們捐一百萬二百萬給當地政府，他們可得皇帝的金質獎章，他們的子孫不一定要送到中國去讀書，他們要進皇家英文學校，他將來可到倫敦，或者他甚至就說倫敦是他的祖國，這都一樣，祖國有災難是與他們無關。因此，我們想着那一批一批的捐款從國外寄來，我們就幻想着南洋是一個黃金窩，華僑都是富翁，實際上那每個錢都是華僑的血汗，他們在遠遠地希望祖國強盛，他們以為這樣才會受到人的待遇，否則他們本來是為了錢，又何必把錢籌回來呢？

關於「從現代中國作家說 到中國出版界與創作」

林適存

一、全文的本質

二、關於劇作者

三、尾聲

（原文見「橄欖月刊二十一期」李四榮君作）

本來這篇文章可以不用這題目，因為我寫這東西的動機是看了李四榮君的「從現代中國作家說到中國出版界與創作」後才動手起稿，雖然中間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討論關於

戲劇問題的，爲了不能另起一個題目，便照橄欖月刊（二十一期）的標題加上「關於」二字。

編輯先生的介紹說是一篇「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作品」，因此我抱了最大的熱望來誦讀，這中間，又有一個原因，過去我曾於武漢山風文刊發表一「近代中國文藝之史的略析，」爲了搜材的不豐富，批評的有立場，曾引起了武漢一些有名作家（？）的非難；當然，內中有一些是我的態度過於主觀，然而吹毛求疵的人也就不少。總之，我知道做這類的文章很難，作者的能力是問題，自己地位如何更是要注意的事。一些人，以爲這類文章非「作家」之流決不敢動筆，以我們署名的生澀，那是成爲必須指摘的條件了——偶然讀了橄欖月刊使我大大嚇一跳，我不相信世界上竟有同我一樣冒失的人，於是便悉心地讀下去了，結果內中當然如錦章先生所說，態度也不怎樣主觀。雖然其中有一些小錯處，但是文章是「最值得我們注意」就是了。

關於冰心，我很想有一篇長的東西討論。她的作品，一直到現在還使我頭昏，那連自己也不十分懂的堆砌起來的字句，那如「春水」樣軟的結構，那以母親的愛來象徵了自己性的苦悶的虛偽，是使人迷亂了對文學的理解，然而

她自己還以為以「美」的文學，在五四時代產生的作家。這些，我們可以看田漢新作『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內中有一個主角可以說是她的素描。她迂腐落伍的譟調，全盤為田漢攝取在紙上，四榮說她不能經履生活，實在一點不錯。

丁玲！可以說受了胡也頻的影響，「韋護」這篇革命與戀愛綜合的故事，使我們把丁玲縮現在字的行列間，作者是一個小資產者的女兒；在自己的國度裏，她過着超過水平綫上的物質生活，本人曾在光華書局有一篇令人噴飯的演說，她誇張着自己家裏如何豪富，自己的日子怎樣過得優美，我們想，在洋樓上可以展望到工廠引擎的飛馳嗎？她的東西便是這樣，內容則是嚴整地代表這女人努力，在想達成她成功的迷夢，一些「準革命的」妥協的形態，是象徵我們這作者還沒有走下象牙的宮殿，結構與技巧上，則超出了冰心不知若干倍，看了冰心的「春水」「致小讀者」……和同時看過「在黑暗中」「韋護」「一個人的誕生」……的人，便知道有力和缺乏力的分野「文學是什麼？」如果知道辛克萊的拜金藝術，便可以相信丁玲比冰心要成功。現在她還主編「北斗」，從最近的內容看去，她是努力於大眾文藝的。但是我們知道一個作家和一篇創

作的成功，並不單是新奇的故事與作風所能標準的，第一要體驗生活，雷馬克如果不在子彈的飛嘯巨大砲力的摧毀中逃回來，他決不能把「西綫無戰事」「戰後」寫得那麼生動；歌德偉大真摯的情熱，少年維特便是他意識的映禾；巴比塞之「火綫下」，辛克萊的「波斯頓」「屠場」，誰不是用了血淚在織構自己所親歷或見聞的史實呢。因此，我希望丁玲還有一段更具有向時代的反抗精神的生活，過去我曾說過，如果丁玲是白薇，她不知如何自驕呢。因為白薇比她要勇敢，能衝破一切成型的生活序列，她的天才，却又比白薇高。

張資平的批評，誰也是同意的，不過四榮說葉靈鳳，金滿成，章依萍，沈松泉，華瑞的技巧比張要完美，這樣廣泛的說，一個文藝批評者不應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我看過「女朋友們」「林娟娟」「幽會」這些書，只覺得金滿成是平淡的把句子老練下去，華瑞極力賣弄聰明，作一件桃色的故事加上一個湊密的結構。靈鳳和依萍有點相似，沈松泉的東西可說是張資平的蛻化，他產下的如「柳絮」「脫了軌的星球」「羣星亂飛」「資平小說集」以及「愛力圈外」無一篇適應了長篇小說創作的條件，聽說「愛力圈外」（他的名作）還鬧着四榮說的「低價收買稿子」獲的糾紛；因

此我希望四榮能把那位竊用他稿子的經理說出來，因為這些現象足使許多無名作者對文學事業的灰心和輕視。

批評郭沫若蔣光赤的比郁達夫的要正確，對於達夫似乎每一個批評者都不應放鬆，因為他的東西在中國文壇上已成爲了問題：

「浪漫頹廢的讀物對於學生的影響怎樣，」這問題我可以介紹錢杏邨的「現代中國文學作家」一書，對於達夫作品形成的原因說得很清楚，可以這樣講，創造社會時代產生兩大作家，郭沫若是積極具有反抗精神的吶喊，達夫是消極具有掙扎色調的呻吟，兩個人代表了兩種不同的青年對於世紀病的理解和表現。達夫的「沈淪」「迷羊」「日記九種」「寒灰集」……以及最近的「她是一個弱女子」都象徵作者每一個生活的段列，他由極端的消極，而預備了極大的潛伏的力以謀反抗了，以上是關於他。光赤！這可憐的作家，在今年八月我們本想給他做一個週年祭，同樣地爲了某種關係，我們不敢實現。關於他的東西，我讀得最多，像「少年飄泊者」「紀念碑」「一週間」「衝出雲圍的月亮」「鴨綠江上」「麗莎的哀怨」「最後的微笑」「異國與故鄉」……（內中有譯文）連他的詩我都用了緊張的情緒以誦讀，結論是他是中國的陀司托也夫斯基，然而他

缺乏一個別林斯基，尤如一個教徒少了伽羅蘭一樣。關於他的詩，是具了不纖細的技巧，與使中國人不能理解的理論，有些講光亦是口號標語的製造者，這話未免太挖苦。

魯迅的批評太主觀，「冷譏熱諷」是三害之一，不知根據什麼理由。而且周作人是他的兄弟，一個「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之作者，四榮在這裏不但錯指了人，而且連這中國新青年時代的幾大人物都忘記了批評，未免令人不解。其他莫泊桑不是日本人，聽說這是筆誤，但是很奇怪，四榮竟把葉紹鈞（倪煥之作者）老舍（二馬，趙子曰，老張的哲學作者）落華生（以寫南洋生活成名）張天翼（小彼得，鬼土日記作者）穆時英（南北極作者）這幾位忘記，而且茅盾的成名，也不一定是一九二八年。沈雁冰的成名，並不屬於文學研究會每一個份子。末了，南京的「創作」不是向培良而是汪漫鐸編，這點小錯誤，一併誌出。

關於茅盾的三部曲，並不單只「組織的嚴緊，文筆的秀麗，」他的不朽的原因，是暗示了這一個革命過程中幻滅與動搖的形態，如魯迅的阿Q時代一樣，是那樣把握住了時代，以「嚴緊的組織，秀麗的字句」審出了這三部曲。最近的「火山口」，却如四榮說，他一天天落伍在後面。

巴金與沈從文可以在一起討論。四榮說沈的東西「平

凡，淡淡的，無一點生氣，」這話不但武斷，而且對沈從文是缺乏認識。沈從文的東西如「一個天才的通信」「入伍前後」「記胡也頻」……我們可以說「用簡短的字句而一樣有力，字藻是平淡而不使人懶散或驚異。」假使你不存下一個主觀的見地去讀他的東西，一定不使你失望的。他和我們同樣是軍人，對於軍隊的描寫特別多，但是不能正確表現這時代的中國兵士的病態心理是一個缺憾。

對於小說作家盡於此，現在增添一些關於戲劇的東西進去。

四榮的「從現代中國作家說到中國出版界與創作」中，唯一毛病便只注重在小說的批判；似乎他以爲詩與戲劇便不是創作。另一方面，或許作者的能力有限，對於小說有深切的認識，未見得能同樣地去觀察詩和戲劇。這裏，我僅只能批評他提出的兩個人，丁西林，陳大悲，侯曜，熊佛西，馬彥祥，袁牧之，向培良，白薇這許多劇作者，附帶的給她們一個速描，同時把這些人歸併到三個時期裏。

一、戲劇的萌芽時期——很早，還只有文明戲在中國出演，一些才子佳人的大團圓故事，便儘量充了劇材。因此沒有什麼腳本，更不能談到作家；陳大悲余上沅等創辦

人美學校，戲劇的水面才有了些波痕，雖然人美學校沒有一點成績，而且種下了很深的毒惡，但是我們不能抹煞一切關於劇運的基礎。這時期的代表人物是陳大悲，新青年時代十二人物之一，就他作品的產量上說，有如沈從文張資平的多產一樣，作品的內容，則是利用觀衆的低級心理，藉一些恐嚇，驚擾，混亂，疑問的手段以獲得好評。本來，一篇劇不利用這些便不會使觀衆有統一及完滿的印象，但是最少不應忘了這些手段很可以剝奪一個題材的情緒，大導演西席地米爾說：「過於緊張和過於冷淡，同樣是失敗的因素，」陳大悲的劇，每一篇去分析，可以說是許多麻醉觀衆的劇情連繫起來的。如「幽蘭女士」「平民恩人」「維持風化」「虎去狼來」「英雄與美人」奠定了劇運萌芽時期的基礎。

相似於陳的作家有熊佛西，侯曜，萬籟天（人美的學生）除了萬籟天少有作品給我們批評外，實際上他自己已改從事於電影事業了。熊，侯，在劇本的構造上，都承襲了陳大悲的習慣，但是兩個人都不比陳大悲聰明，陳的一些手段，他們兩個人還不能運用得那麼巧妙。侯曜的東西：在分幕法很粗烈的不適合戲劇一般的原則。（並不是三一律）可是許多淺薄的觀衆，却把非劇作家這名銜加給了

他。我們想，「可憐閨裏月」這種片面的愚蠢的劇情，由資產者口裏叫喊出的「戰爭的罪惡」，是不是可以把被摧毀於砲火下的整部表現出？像這種個人英雄主義或是偏側的愛國思想，都象徵了作者的意識不正確，何況他表現的方法，又只能間接從「團長老爺」口裏暴露出他「非戰的思想(?)」。如「復活的玫瑰」「山河淚」「棄婦」是他過去的三個集子。熊佛西則有「洋狀元」「一片愛國心」「長城之神」「這是誰的錯」「新人的生活」「新聞記者」「青春的悲哀」，內中以「青春的悲哀」為較好由「長城之神」看去，他對於劇情的擬設，分幕法，都沒有研究。總之，免不了教訓和宣傳（淺薄的技巧）的意義存留在作品裏。

二、戲劇的中興時期——本來這時期是沒有，在現在，戲劇的方面——如舞台，化粧，脚本都沒有超脫幼稚的形象，不過既區分了三個時期，我們更在那時期中挑出幾個代表人物。

丁西林——趣味的作者，脚本有「一隻馬蜂」「酒後」「壓迫」，這是在陳大悲之後，比較受人歡迎的，其實爲了趣味而製作劇本，是如何無聊？

田漢——四榮說田漢和洪深東西比較可以上舞台，這話却未見得是。田漢這人，與其說是戲劇家，不如說是

創造社的傷感文學家之一。他的文學天才，可以和沈從文駢論，洪琛用幾年的工夫寫一篇「夏霸王」，而田漢只須一晚的工夫把「優伶之死」完成。因為戲劇不單是靠文學天才而成功一個腳本的，同時田漢對舞台經驗不豐富，因此他的劇集，只有「獲虎之夜」把情節開展得適勻，題材點示了出來，另如「湖上的悲劇」「古潭裏的聲音」「落花時節」「鄉情」「咖啡店的一夜」描寫與結構，都不能算得成功。

洪琛——很慎重的寫作，很努力的研究，為戲劇運動中一典型人物，他的嚴格的訓練演員，便可以代表他對於藝術的忠實。「洪琛劇本創作集」中，我們可以說沒有一篇不能上舞台。

這中間學校的劇團很多，但是不能找到好的腳本給我們參考。

三、戲劇的中落時期——「沒落」還談不到，這時期，「所謂作家」們特別多，如馬彥祥，袁牧之，向培良等，為了他們的作品很少給人知道，這裏我也省得逐一去批評，總之，誰也不能跑過陳大悲所立下的準綫。

末了談到詩，根本在我的「近代中國文藝之中的略析」裏，也談得很少，因為自己對於詩少研究，如四榮說以聞一多（死水）郭沫若等為代表，我也未嘗不同意，不過遺

忘了王獨清（聖母像前作者）和代表享樂階級的徐志摩少爺，似乎把「新月派」忽略了過去。

關於四榮自己對於文藝的意見方面，我不能去承認或否認，不過覺得在混沌時期的今日，這種態度是對的。像有人學學張天翼穆時英的新寫實主義，有時又在效法達夫的「自我表現，」這便是作者把握不住自己的筆，有時連個人的意識也很容易捲入這漩渦中。

這點點，謹獻給李四榮君，希望他和讀者在這中間尋找出錯誤。

俄國之文字獄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豪屠格涅夫，發表了一篇哥哥兒的弔文，竟因此而被捕，坐了一個月的監牢，最奇怪的，這弔文之中，並無一點危險思想。其中一句：『俄羅斯文學界的神壇的火，已經消熄。』政府就說他，把人類與神佛相比，是很危險的思想；非請他試試鐵窗風味不可。

詩 歌

站在帕米爾高原上放歌

王平陵

帕米爾！偉大的高原呵！

你是地球的軸心，

世界的脊梁，

我要爬到你的頂上摘取天星。

帕米爾！偉大的高原呵！

世界都踏在你的腳底，

崑崙山阿爾卑斯山都由你分支，
祇有你在世界上高高的突起。

帕米爾！西方是你的鄰邦，
東方是你的故邦。
故邦呵！祇剩着無邊荒涼，
滿目蒼茫。

歸來啣！故邦的靈魂，
一切的偉績豐功都在默默地銷沉。
故邦的靈魂啣！
到何時才能覺醒？

夢

屈若林

「曲頃」雲霞無因地消逝了；
晚風浪過碧綠的草原；
草原裏慢移着一箇黑影；
黑影——微微地微微地這樣低吟：

一

阿，你娉婷的影兒！

阿，你哀怨的眸子！

有時在這裡——在那邊，

阿，你總繚繞在我眼前！

二

阿，憶起了，黃昏的庭院，

地上交橫着梅影，

梅花瓣點破了苔痕，

遠處還送來幾度鶯聲，

阿，那時候，那時候鶯聲兒還嫩。

梅花影是這般靜凝；

但總不及伊底豐韻！

鶯聲兒是那麽好聽；

但總不及伊底聲音！

她立在梅花樹下，

把梅花折下一枝，

她說：『我替你插在書房底瓶裏』。

我說：『姑娘！總不如你！』

誰知她便憤然走去。

歸來時，我瓶裏有梅花一枝。

三

姑娘，你說：『願我們在這兒長住，

前溪春水剛是碧盈盈，

春水上又開泛了桃花數里，

正好呀，駕舟去，做效武陵人。

『夏來有荷花的香氣，

溪頭上有清冽的泉飲，

那里呀，更有濃厚的松陰。

秋景是那麽蕭殺，

更不宜兩地分住——我們！』

『過了，還有梅山的雪景，

過了，還有三月的清明。』

姑娘呀！姑娘！但你——

爲甚——總不願我叫你『愛人』？

你又說，你願在一個晴明的秋日，
同我登荒嶺去獵野獸山禽。
我說，願打隻孔雀，花翎替你簪戴；
你說，願打隻狐狸，皮毛替我裏襟。

我病了！你爲我唱着我爱聽的歌曲；
我病了！你爲我冷坐到鷄唱天明。
姑娘呀！姑娘！但你——
爲甚——總不願我叫你「愛人」？

四

隔江的犬，已經停吠，
月兒把花影送到床前，
你淒寂地坐在床邊，
淒寂來要過於花影，
我忽然叫你一聲：

「我的病已十分沉重，
假如你我從此不能再見，
姑娘呀！阿，姑娘！」

我僅僅求你事一件，
這事就是我死後的安身地點。

『這地點不是西湖上泰山嶺，
也不是我故鄉的土原，
牠呀——就在你屋側的溪畔。
還望你，還望你——
一鋤犁一鋤犁把我埋掩！

『在那兒不是爲——
桃花底燦爛，松叢底斑斕，
更非爲墳頭有豐草黃花相蓋掩，
爲的是呀——
爲的是近姑娘底身邊！』

五

『若是阿，你還記得——
一個漂零的浪子葬在荒溪畔，
姑娘呀！你能否到他墓前？

『他墓前已長着深深的綠草，

他墓前已開着霞蔚的桃花，
一絲草，一瓣桃花，
阿，都是他底心芽！

『願你底淚灑上絲絲細草，
願你底淚潤溼瓣瓣桃花，
水流去——桃花泛人世，
春來時——綠草遍天涯。』

『若是阿，你還記得——
一個漂零的浪子葬在荒溪畔，
姑娘呀！你能否到他墓前？』

六

春的消息剛御上柳梢，
秋的凋零又割到柳條；
剛才說梅花破面，
又報道海棠開了；
阿呀，時光去了！去了！
只有你阿，姑娘，還在我底懷抱！

七

再來時，溪上爛熳的桃花，

依舊是那般紅嫩；

門前猖狂的青草，

依舊是那樣縱橫；

只是你——沒有了笑迷迷迎人的眼，

沒有那清脆而溫存的一聲。

爲甚低迴地避我——

你那哀怨而含淚的眼睛！

爲甚不作一絲聲響——

你那蒼白而顫動的嘴唇！

憂愁逐去你容顏底紅潤，

悲哀掩沒你當時底天真，

眼淚向你底心中流去，

你狂亂地吻着你底孩子；

阿！你已作了那孩子底母親！

八

春的消息剛御上柳梢，

秋的凋零又割到柳條；

阿！時光去了！去了！

只有你阿，姑娘！還在我底懷抱！

只有你阿，姑娘！還在我底眼前繚繞！

「尾聲」晚風浪過碧綠的草原；

草原上已籠罩了霏烟；

霏烟，一切生命，滅入黃昏；

黃昏——更吞沒了人影。

（一九二七，五，於成都。）

昨天翻檢舊籍，發現了五年前底這篇詩稿，我不禁又
重新回味到五年前底夢——我現在咒詛的夢！

夢，據說在人生也有牠底地位；——但是，這至多祇
是箇「夢」罷了！

好，夢！去吧！從今我把你埋葬了！

——一九三二，九，若林在瀘。

單戀

何德明

那天和你邂逅松柏間，

一線慈光流自你的眼，

仙女現在雲端，
我心彷彿寒蟬。

鎮靜心兒想把你細盼，
你可早晴雲橫過中天，
你離開我遙遠，
我心說不出哀。

迷惘嘆息流出我胸懷，
揀拾松實江蟹般徘徊，
悵望一回藍天，
默視一捲捲烟。

這樣我心便似一片海，
波濤飛盪一點兒不安，
你的芳影時顯，
倩笑一串串散。

我影子你自些微不懷，
更不能說你把我憐愛，

可是我心凌亂，
情如火樣燒燃。

愛是人生少不了裝點，
我愛你不管你不情願，
我把你朝夕念，
虔誠似對菩薩。

追尋的人們

張鳴春譯

朋友與愛人，與我們一切無分，更不論財富與安樂的
華堂，
我們有的是希望，火樣的希望，和康莊，四達的康
莊。

我們不需要心的安靜與和平，一切不能教我們滿足，
因為我們是追尋那或將永不能找到的城廓。

人間沒有一種安慰能贈給我們這樣的人們，

是追尋那或爲目光所見不到的光明。

我們有的只是征程，淒風，苦雨，和朝暾，
和星光下的警火，睡眠，又還是征程。

上帝的城廓，光明的居所，都是我們所追尋，
我們只找到煩囂的街市，和葬鐘的聲音。

永未見怡然的人們，居住的金色城池，
只有傷心的人們，徘徊於慘淡市鎮上的街市。

我們僕僕在灰塵的道路，直到白晝縮到暮色蒼然，
落日在大地的極邊，顯示我們天涯聳立的塔尖，

行行重行行，從朝暾到黃昏，直到白晝完全消隱
，尋我那遠隔天涯的聖城。

朋友與愛人，與我們一切無分，更不論財富與安樂的
華堂，

我們有的是希望，火樣的希望，和康莊，四達的康

莊。

——譯自 John Mesfield 的 The Seekers

歌與毒鳩

海涅著
昌溪譯

他們說我的歌是毒鳩，
愛呀，另外我還能歌甚？
你會帶着致命的魔魅，
早把毒鳩向我傾進。

○ ○ ○

他們說我的歌是毒鳩，
愛呀，另外我還能歌甚？
在我的一千條毒蛇中，
愛呀，蛇羣中便有你的身影。

歌

候汝華

熱血欲向外奔流，
肉塊想脫離骨骼，
細胞顆顆在燒燃，

赤心在無可奈何地跳躍。

我已瘋狂瘋狂，
瘋狂得像龐大的洪浪。
哦！賤價我敗腐，
都不妨給牠一個收場。

就不怕你這太陽，
噴吐着強烈的白光，
我的血是這樣的鮮豔，
來，看個究竟是誰短誰長？

我的血已湧到喉嚨，
肉塊已不安於鎮靜而騷動，
細胞在作着焦急的戰顫，
我從此開始宗教的行動！

一九三二，四，十七，梅縣。

鄉村之弦

呂渭漁

(一) 衰柳叢里，

 隱約着幾點茅舍，

 這自然美的農家，

 自耕自食，

 却是桃源世外！

(二) 舍後的大樹根頭，

 有個小小的溪流，

 溪流里面，

 浮着幾頭白鵝，

 白羽襯綠水，

 紅掌撥清波！

(三) 舍前聚着幾個老農，

 黃泥腿兒，

 大脚粗手，

 促膝訴苦，

 幾多幽愁！

(四) 朋友約！

 我知道你們的心弦，

 已在彈奏；

 彈奏着悲苦哀愁，

一重一重，

一幕一幕。

(五)朋友喲！

你們的苦愁，

我可知道，

你們怕着土劣的依舊橫行？

你們怕着匪兵的禍毒光臨？

你們怕着戰禍的連年不息？

你們怕着苛捐繁稅的負擔？

你們……………？

你們只是不敢昂首？

在你們現實的面前閃過

文	壇	情	報
---	---	---	---

(中國之部)

最近北平之文藝界

北平文藝界素極沉寂，各種文藝刊物，亦寥如辰星，聞最近有震東書局出版之「文藝戰線」「突進雜誌」兩種期刊，單行本有「少年先鋒」「枯塚」「鬼影」「淚滴」等十餘種。星雲堂出版有「泥塗」「我們上太太那裏去」等六種薄本。撲社出版部有「玉君」「岐路行」「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等三種，伊文齋人文書店有「委曲求全」一種。及各大學之出版部亦有零星之文藝刊物出版。

郭沫若被日人奚落

郭沫若最近亡命日本之千葉，與其日本夫人同居，仍度其普通生涯，彼之近著古代社會，「家族，和財產之起源」的方法，及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出版後，頗引起日本東洋史家之反感。最近之殷周之碑文的研究在文求堂書店出版後，亦得到日本史學家之惡評，頗予郭氏以難堪云。

南昌報紙副刊無生氣

南昌近來各報紙副刊較前更無生氣，要不是各社所附的刊物，如力社的風火輪，闢荒藝社的藝街週刊等力量來撐支，怕讀者會絕跡呢。（平）

李贊華編蘆山

前編前鋒月刊及文學評論的李贊華氏現仍在九江民國日報編副刊蘆山但改用了舊名李香芷，似有表示隱晦之意？（平）

歧陽文物展覽會閉幕

天津市美術館籌辦之歧陽世家文物展覽會，業於上月八日起至十日止，在天津法租界中街舊法國俱樂部舉行展覽，蒐集名貴文物極多，計有吳國公墨敕，明太祖御帕，萬曆誥敕，平番得勝圖，殘甲二片，張三豐畫像，隴西恭獻王李貞畫像，皇姊親曹國公主畫像等五十七件，按歧陽

王係明太祖弟子，即隨明太祖起事之李文忠，明亡後，子孫歸旗籍。

陶思瑾獄中從事創作

判處死刑之因同性愛而殺人之陶思瑾，蟄居獄中，爲時已久，伊近語人：現正着手作一長篇小說，描寫與劉夢瑩戀愛經過，及識劉文如之一切情形，並發生慘劇之真相，據云，今年年底可以脫稿。

劉海粟爲林主席造像

林主席此次赴滬，曾訪名畫家劉海粟，據云，此次係請劉海粟爲其造像。又訊，劉海粟之遊歐作品展覽會，於上月十五開幕，陳列於湖社英士紀念堂全部大廈，參觀者甚形踴躍云。

郁達夫遊覽杭州

郁達夫近由北平南下，卜居滬上，於雙十節挈王映霞到杭州西湖看桂花，衣藍土布長衫，戴玳瑁大眼鏡，手執桂花一枝，態度頗爲瀟灑云。

施蛰存從事舊文學運動

「現代」主編施蛰存，近正籌備一國學雜誌，作中國舊

文學之探討，該雜誌內容，除理論文字外，並登載舊詩詞劇曲筆記等。

文學研究會有復活說

中國最初之文學運動，即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創造社早已解散，文學研究會亦無形消滅，近聞當年之文學研究會諸人如鄭振鐸等擬將該會復興云。

賽金花將出自敘傳

熟通英德數國語言之名妓賽金花，足跡遍歐洲及中國南北，近雖年老色衰，但當年盛況恆在人記憶中，即名學者謝壽康亦為關心人之一。今年十月為賽之五旬晉九，有某名人代撰「六十自述記」效太史公自述筆法，聞筆致生動，為不易得到之好文章，現將付印，每部價在十元左右。

最近之杭州文藝界

杭州近出兩種文藝刊物，其一為「小說月刊」尤從文高植合編，內容尚屬豐富，出版處為蒼山書店。其一為「黃鐘」已出第四期，民國日報諸人所編。

小田漢之週年紀念

上月××日，田漢在上海三馬路私寓，為其令郎做週

歲，到會者數十人，皆為文藝界名流，席間有洪深，歐陽予倩等之京劇及趙景深之紹興戲作餘興，盛極一時，直到夜十一時始散。

中大將組織文藝社

中央大學最近集合文藝愛好者十餘人，擬組織文藝社，計劃出版叢書及定期刊物，聞第一次發起人會議已於上月十六日假鷄鳴寺舉行。決議公開徵求會員，開全體大會時解決一切。

出版界另訊

郭沫若，近著創造十年，已出版，聞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之中國革命經過（預言小說）不久將脫稿，魯迅最近出版三間集（北新）二心集（光華）皆隨感錄。冰心女士近出冰心全集，冰瑩女士近作有前路（已出版）血統，麓山集等均將出版。

烏烟瘴氣之南京文藝界

南京之文藝刊物除「橄欖」「矛盾」外，其餘即為各報之副刊，最近中央日報副刊編者有天冰者，常談「摩登女人」，致引起新京日報副刊「沙龍」之公憤，罵之為「畜生文學」，事為中央日報社長陳滄波所知，急電新京社長石信

嘉，勸其須有「報報相護」之精神，新京不應罵中央，但新京日報副刊編輯態度強硬，似有再接再厲之勢。

文學月報已復刊

數月未出之文學月報，前有停刊消息，今已復刊，第三期已出版，內容均係田漢魯迅丁玲等左翼作品。

星期文藝復刊

上海停刊許久之星期文藝，最近已復刊，由湯增敦，曹由之，何之碩合編，內容尚佳。(霞)

滬市商會出版文藝刊物

上海市商會商業圖書館，近特組織讀書會，十月十六日在市商會大禮堂開會，議決，分五組，文藝組，社會科學組，自然科學組，商業組，語言組，結果文藝組加入者尤多，聞預備出版文藝刊物云。(霞)

袁牧之等重新組織劇社

上海話劇家袁牧之唐槐秋等近擬重新組織劇社，以圖有尖銳之進展，並聞先已於上海某劇場公演世界各著叢貨，醉後，父歸，叛徒，諸劇(露)

萬人社宣告解散

廣州萬人社本爲南國一有力之劇團，惟近因諸種緣故，已正式宣告解散，其中主幹胡春冰，唐叔明等聞將另組織云云。(露)

文 藝 界 的 集 會

自上海章依萍，孫福熙，等之文藝茶話倡行以來，一時文藝界驟然熱鬧，詩人華林之提議開設文藝佳妃，王禮錫之有讀書茶會，即南京亦更有用十七世紀法國所盛行之沙龍的名稱而集會。(露)

國 外 之 部

今年之諾貝爾文學獎金得者

柏林十月七日電：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已決定贈於法國詩人保爾·哇荔 (Paul valery) 及德國詩人史蒂芬喬治 Stephan-George 二人。(十月號現代月刊載該獎金贈於西班牙學院院長比達爾，疑誤) 獎金共爲十七萬二千瑞典幣。按哇荔爲現代法國詩人，生於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八年發表了『青年女鬼判』便轟動一時，至『海上墓地』發表後，更擁爲法國第一流詩人。喬治生於一八六六年，爲德國象徵主義派首領，并在藝術報爲主筆，抒情詩集有『讚美詩』『心靈之年』『夢與死』『新指環』『同盟之

星」等。

按今年得諾貝爾獎金有希望的作家，法國有女作家諾伊特（C.D. Noailles）及詹姆士（F. Jammes）英國有桂冠詩人曼斯斐德（John masefield）希臘有 K. Palamas 蘇俄有高爾基及布甯等。

日本普羅作家被捕

日本普羅作家同盟中央委員及出版部長大宅壯一，年三十三歲，突於上月（十月）五日早上六時在東京市外吉祥寺私宅被捕，警察並嚴重搜其家宅。又日本普羅文化聯盟演劇同盟本部，設於東京淀橋區，上月六日晚九時正開會時，突被捕去十五人。

最近之日本文藝雜誌

日本之藝雜誌，也和我們中國一樣時時停刊，時時產生，最近有「一橋文藝」「同志文學」「文學思潮」「文學時代」「文藝沙龍」「文藝春秋」「文戰」「文藝」「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黑色戰線」「戰旗」「作品」「今日之文學」「小說文學」「新潮」「新日本文藝」「進擊」「一九三二年」等數十種。多數均為月刊。

文藝春秋之新年徵文

菊池寬主編之「文藝春秋」，一九三三年之新年號徵文題除其一為政治的論文外，其餘一題為『新戀愛論』。其徵文之意，謂現代日本社會之腐敗，道德之墮落，皆缺乏一種戀愛論的常識。時代在一九三三年，將渴望一種新的戀愛論，俾戀愛有一種新目標以補十數年來之遺憾云。

日本文藝雜誌之銷數

據大阪某雜誌載，日本每月文藝雜誌在大阪一處之銷數頗為驚人，約略計之，大約各種婦女雜誌每月為十五萬冊，娛樂雜誌十二萬冊，小年少女出版物十二萬冊，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新潮等第一流雜誌為五萬冊，共計為四十餘萬冊，近來失業文藝家及新進作家實行總動員，半純文藝刊物如雨後春筍，出版界為之震驚云。

扎米亞丁談明日蘇俄文學

蘇俄當局解散全俄之普羅文學聯盟後，蘇俄文學為之一變，最近俄國名作家扎米亞丁語某報記者，明日之蘇俄文學，將與同路人派互相融合，而成為一高超的文學，蓋彼相信蘇俄之真正作家天才，皆在同路人派之中，他說：『我相信蘇俄明日的文學，或許是普羅列塔利亞作家的枯燥的寫實主義與教條主義，和同路人的高超思想優美技巧

之天才相調和，不久的將來，蘇俄將能走到一種高超的文學領域，而成就文學之新紀元。蘇俄當局幸而了解了，文學並不能作宣傳的工具的。」

蘇俄歡迎巴比塞

莫斯科十月×日電，法國現代作家及小說家巴比塞，現時正在遊俄，外國文化協會 VOKS，在莫斯科特別招待巴比塞，開歡迎會，到會名人有教育副委員長米里丁，著名戲曲演者梅伊何特，蘇俄作家奧格尼夫及多數蘇俄藝術家。

蘇俄紀念托爾斯太

蘇俄當局已定期舉行托爾斯太展覽會，該會分爲四部，每一部均代表托爾斯太每一階段之生活狀態，托氏遺物及其遺稿藏書攝影等皆在展覽之列。

蘇俄紀念屠格涅夫

最近蘇俄當局將舉行紀念十九世紀蘇俄作家屠格涅夫，其著名作品「父與子」「烟」「羅亭」「新時代」「貴族之家」「前夜」（中國均有譯本）等，蘇俄當局擬把他均攝製電影，演員正在物色中。

高爾基最近雜訊

莫斯科訊，高爾基最近正寫一種偉大的有聲電影脚本，片名「罪徒」，題材取自鄉村，描寫一般棄兒和犯罪的人們之情形。

又訊，列寧格勒之蘇俄科學院將於最近刊行高爾基通信，該通信係高爾基與許多著名作家之往來信件，如蕭伯納等，極為名貴。

又訊：高爾基於今年十月在蘇俄某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攻擊新德意志之軍國主義，他說，現在世界各國除蘇俄外，都被狂人統治着。

路易士卜居維也納

獲得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之美國小說家辛克萊路易士，及其妻淘絲湯普森，已決定長久居住奧京維也納，他們認為維也納是惟一的好地方，按路易士之妻亦為一作家並做過新聞記者。

匈國獻但丁神曲畫於墨氏

據哈瓦斯電訊：十六日(十月)晚匈牙利代表團一行抵羅馬，普謁墨索利尼，以二百萬匈國人民簽字之書二百冊，獻於墨氏，又法西斯黨舉行革命紀念，匈國油畫家費氏，以意大利大詩人但丁之神曲為題材，繪圖四十幅，將以

獻諸墨氏。

羅馬美術陳列室開幕

羅馬教皇的宮殿梵蒂岡，現已開放為博物館，蒐集羅馬古代詩歌文藝繪畫雕刻建築等美術品，分別陳列，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舉行開幕典禮。按此日適為羅馬法西斯管政體成立的十週年紀念，同時也為羅馬教皇治理羅馬十三週年紀念日，可謂盛極一時。

德作家紀念左拉被阻

柏林十月九日電。此間著作家聯合會，乘法國著名小說家左拉紀念日，組織會議，被警察禁止，藉口此會議有政治意味，警察佔講堂，攔阻被邀之人入內，此事使自由派方面，極形憤怒，因此會議事前行公佈云。

阿爾尼亞文學家反叛被害

阿爾巴尼亞文學家四十九人，因謀反叛被補，九月十七日該國法院公佈判決書，內有七人為首領者被判處死，十四名終身監禁，十三名徒刑十五年，十四名無罪釋放。

幾個名作改編有聲電影

獲得一九二九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美國作家路易士，其

作品「艾羅史密斯」Arrowsmith 現已攝成有聲電影，片名改爲「情醫」，又獲得一九三一年「帕力次獎金」之美國女作家布克夫人近著「福地」(中國有譯本)福斯公司已經得到夫人同意，亦將攝成電影。又布克夫人之近著「兒子」已脫稿，已在英，美，加拿大，三國報紙同時發表云。

瑞典詩人拉綺洛孚夫人

瑞典著名小說家及詩人拉綺洛孚夫人：也由基爾大學贈與文學博士學位，按夫人生於一八五八年，今年七十四歲，初爲中學教師，後從事創作，一九〇九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

丹農雪烏與星氣圈探險者

意大利現存小說家丹農雪烏(G. Danunizo)好幾年來沒有作品出版，在讀者的心目中，好像他是死了似的。因此，讀者在絕望之餘，便造出了一些謠言，有的以爲因受了某種刺激而不能創作了，有的以爲他正在與美國出版家訂立鉅量稿費的合同。

但是近來他却用法文寫成一本小說，在他的自誇中，以爲從來沒有一個意大利作家曾做過這樣的工作，而且他的寫作之美妙，更是他不但可以矜驕于意大利作家，即使法國人也對他表示好感。

他現在雖然在生理上和口上都是弱老了，但是，他回憶到歐洲大戰時的壯舉，他又不覺年輕起來了。

最近飛行家畢加德教授 (Professor Piccard) 星氣圈探險之成功，便是引動他回憶的一種動力。因為他是很愛飛機，歐戰時曾親自駕飛機到維也納去分散催促奧國人醒來的宣言，這一點偉業是他常引以為誇驕的。畢教授星氣探險的成功，算是一種英雄的表現，也正如他在歐戰時表現的一樣，而人民愛他和扶助的心理，也是與他在歐戰時一樣的。所以他親身去慶祝畢教授的成功，而到最近，他還給畢加德一信，對於他的偉舉極力稱揚，其實最重要的意義還是在藉他人的事業來助長自己的威風，因為那信上註明的發信日期明白的寫着：『我最崇高的戰爭偉業之十五週年紀念日。』

(若)

隨 筆**張宗昌的 Humour 雙璧**

燕大某教授語人：

張宗昌撤消通緝令後回國，豪興不減當年。有一次，燕大開遊藝會，宗昌亦參預其盛。他率了十幾個姨太太：據說這些姨太太是精選的，姨太太一律穿上籃色旗袍，排成行伍，自己則擔任指揮官，口唱『一二』『一二』，姨太太亦同時唱『一二，一二』，從公館向燕大進發。

校長見了，爲之驚異，乃請他率了姨太太往樓上坐。遊藝會是很熱鬧的，看的人當然不少。燕大的女學生，也很多的來了。宗昌見了一女生進來，必一一起立致敬，或

說物色亦可。而同時姨太太見宗昌立起，她們也必定立起。因此宗昌一立，姨太太一立，宗昌一坐，姨太太一坐。紀律頗爲整嚴之至。出，入問宗昌，宗昌曰：此余訓練姨太太之一點心得也。

又一次，宗昌宴各國公使，起立演說，其演說詞：『……中國的女子，我睡過不知有多少了，此姑不論。其他如俄國的女子，我也睡過了的，日本的女子，我也睡過了的，法國的女子，我也睡過了的，德國的女子，我也睡過了的，英國的女子，我也睡過了的，而獨美國的女子，我竟沒有睡過。……』

翻譯員恐其笑死外人，爲之改譯：『日本的朋友，我也有，法國的朋友，我也有，德國的朋友，我也有……而止沒有美國的朋友！』

美國公使聽了，馬上立起和宗昌握手，說：『那末，我們可以做個朋友了！』

張宗昌大笑，問翻譯員：

『是不是美使要給我介紹一個姨太太呢？』

× × × ×

論語社同人聞之，說：『此張宗昌之 Humour 也』

葬

盧劍岑

我，來到這寥落凄冷的墳園，撫着墓碑，凝然如石的人叻！沉雲蔽天，凍風嘶嘯，而寂靜如死，我獨撫着墓碑，無言而凝然如石了！

墓中的人！若果你是年老的，你死了，你在如此的人間，活過了足夠的辰光；如此長的辰光你也度過了，你不是安然於人生麼？而今，你還留眷着人生吧？你死了，你安然的睡在這墓碑之下，靜靜的度着你死之時光，一如你在生時一樣。可羨慕的人啊，你安然於生，復安然於死。

墓中的人，若果你是正當壯年，你死去了，你還期望於在人間多活些時，你死了，你亦將即慣於死之世界的。你再活下去，如你的期望，你將快樂。而你死了。生和死於你，正如蘋果之與梨子，雖然不同，也將一樣爲你所喜愛。你不喜愛 而你也仍安然。你不是安然着麼？你死了，你沒有形體，你也沒有靈，你不是安然了麼？你或者憎惡死，然而你死了，你不是又安然於死了麼？值得羨慕的人啊！你安於一切的環境。

墓中的人！你若是妙齡的女郎，你以你的青春，在生時玩弄了多少的人，你珍重着自己的一切，而鄙賤他人的

尊重的致你的愛。你的肉體如花，而你的性格如蛇蝎。你故意誇示你的那誘人的肉於別人之前，而你給他人以毒刺。你固執，你殘忍，你偏私，你冷酷，你卑鄙。然而你自視爲崇高，爲公正，爲熱情，爲柔媚。你，你用你那肉體蠱惑了無數的人，在此時，你死去了；你還貪戀着生，你還沒有盡性的發揮你那可恥的本能，而你死了。有無數的人爲你而傷心，因爲你不能再使他們顛狂苦惱了。你，值得羨慕的人！你快樂的人，直到你死去時，你還不曾覺到厭倦。

墓中的人！若果你是一個少婦，你用盡了你的青春，你無能爲了，你降伏於男子的手下。你柔順如羔羊，你淫蕩如娼妓，你安然於男子的壓迫，正如你當年之玩弄男子。你死了，你還貪戀着生，你還不捨那奴隸的生活。因爲你是奴隸！你，可羨的人！你安然於主人，你也安然於奴隸！

墓中的人！若果你是青年，你正做着好夢，你夢着你將在生中尋獲些奇異的寶物，你夢着你前途之將是光明與幸福，你正竭力的將自己投入女郎們的情網之中，而以吃苦自娛，將自己寶貴的愛情置於她們的踐踏之下而不惜；爲自己的幻夢與那豔麗的妖媚的肉體所迷，作出許多愚蠢

的事而自以爲聰明勇敢。你在這時死了，若果是不出於自己的手，則當你的幻夢還未破滅之時，你不得不離去這人間了，你必還不捨於人間，因了你以爲是必然的幻夢實現之奇跡。若果你是自殺的，若果你是由於戀愛，你僅於覺到自己之不爲人所愛，於是便死了，或是由此自脫於苦，或是由此以示一己之熱情以激動對方。你抱希望而死了。在你們尙未知道在女人原無所謂真實的愛情以前，以這簡單的事，抱着希望而死了，你是幸福的。在男女間，惟有壓迫與馴伏而無所謂平等，你知道這，你將更爲不快。若果你是由於其他，即各不安於人間，於社會，你死了，至少你有着死總勝於生之感。你懷着希望而去死的。你，值得羨慕的人啊！你們曾有過於生或死之希望！

墓中的人！若果你是一個小孩，你天真未鑿，在父母的愛撫之中，你還一點不曾知道人間的苦惱，你死了；純潔以來，清白以去。值得羨慕的人啊！你如斯的純樸而無所知！

墓中的人！你死於床上，死於敵人手中，死於戰場上，死於一切不測中的人！你有希望，你懷戀着生或死，於是兩者之中，你愛着其一。你死了，而你是幸福的。

墓中的人！你信奉天主，耶蘇，你信奉釋迦牟尼，你

信奉牟罕默特，你信奉李耳，你信奉觀音，你信奉一切圖騰，你信奉克魯泡特金與安那其主義，你信奉馬克斯與共產主義，你信奉孫文與三民主義，你信奉一切的人，一切的主義的人！你有信仰，你有希望，有目標，無論其是否正當，然而你有着希望。你爲着你的主義，你的圖騰，你的神，你的偶像而勞碌，而生，而死；你寄託你的精神於你之信仰，你是幸福的。耶蘇，釋迦，牟罕默特，克魯泡特金……之死，不是一樣自己滿足着麼？自己以爲已做了自己應當做的事了。你們也是一樣的。可羨慕的人！你們有着信仰。

墓中的人！你是詩人，是文學家，是革命家，是工程師，是教員，是學生，是商人，是官僚，是兵士，是娼妓……你們做着你們生時的事，你咀咒你的職業，而你愛護牠，爲牠而努力。值得羨慕的人！你有有所爲而努力的事業。

冷風嘶嘯，彤雲不飛；我撫着墓碑凝然如石。

我不留戀生，我無信仰，無希望，無事業。我不希望死。我受諸苦於人間，我無妄念及於人間之外。我憎恨人生，然而我不去死，因爲我於死無所希求。我無希求於一切。我蔑視一切。我蔑視我自己。我讓我的愛在我的心中

憔悴，因為我不願與他人踐踏。我不尊視我的愛，我自己踐踏着牠。我孤獨，我不尋求伴侶，亦不拒絕。我生，一直到我死之日。我視生如死。我生，因為我已生了。我死，因為我將死了。只有事實，而無其他。

在這寥落的墓園之中，我獨撫墓碑，凝然如石。

不能見面的上帝

何迺黃

(一) 克魯泡特金與巴古寧的信徒們，在現代，要想宣傳牠們的主義——無政府主義，正好像是在沒有空氣的中間說風；他的措詞，是假定在冥冥中，在一種模糊不可摸捉的內力裏；這種神密的內力，從外表上看，雖然不像有眼有鼻有手有腳有鬚鬚的神像那樣粗笨而易明白，但，在實質上，這個葫蘆裏，確是裝了一個不能見面的上帝。

(二) 今天天亮了，不能說以後一年不天亮；今晚天黑了，不能說以後一年不天黑，現代的米麥是從田場中種出來的，不能說將來礦山不出礦而生長米麥了。

(三) 人生在世，不能像一條豬，長大了給人們宰來

吃；就應該像一條牛，長大了給人們賣力。

(四) 人性總是自私的，不管歷史怎樣演進，輿論怎樣指責，他仍無時無刻不拚命增長他自己的生命，拚命製造他自己的歷史，記得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德意志資產階級共和國用鎗殺工人為調節社會，增長他本身壽運的方法；同時，蘇維埃無產階級共和國以鎗殺資本家為調節社會，發育他本身生命的方法。因此，我想，假如一個人死後尚有靈和力，他必定要殺滅蝕食他肉體的白蟻和蛆蟲。

(五) 麥勒施可夫斯基說：

「假使雨滴亦像你這樣想，他從碧天高處落下的時候，他一定以為：「不是無意識的外力管轄我，而是憑我的自由意志，落到那渴望甘霖的田場上去。」

弟兄們！你生命的行動呢？是憑着你的自由意志嗎？不，是給米麥之力管轄住了。

幽默的舉例

斯人

這個年頭，大概可以說幽默的年頭吧！

這其先，自然是從站在時代前面的文學家想出來的時代話，似乎浪漫頹廢固然早不時髦，普羅民族也已趨於乏味，於是代之而具以幽默，例如近來許多報紙副刊，文藝雜誌，而皆有文寫於徵文條例之前曰：「幽默的作品」，最為歡迎。

此幽默，據說是 Humour 的音譯，英語學家林語堂所主辦之『論語』，似乎還是以『幽默』而號召的。此刊一出，以後大約有一羣幽默派作家應運而生吧！

據幽默家林語堂所下幽默之定義如下：（見論語第一期）

『……最近者為謔而不虐，蓋存忠厚之意。』

『幽默之所以異於滑稽荒唐者；一，在於同情所謔的對象。人有弱點，可以謔浪，已有弱點，亦應解嘲，斯得幽默之真義。』

且還加上兩個好例：曰，「張敖謂夫婦之間有善於畫眉者，漢宣帝不究其罪，此宣帝之幽默。鄭人謂孔子獨立郭門，「累累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

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此孔子之幽默。」

於是我們知道幽默是到底怎麼一回事了，推而廣之，可得下列：

「日人用幾千兵佔據瀋陽，張學良命數萬雄軍退出，曰，此不抵抗主義也，此張學良之幽默。日人占領東北，製成偽國，且日以言相憐。日人占領東北一週年，我人始終毫無表示，惟至九一八上午十一時，各機關公務員低頭五分鐘，此各公務員之幽默。瀋陽起時。大學生大叫大喊，要殺到東京去，及滬戰發生，各大學生皆回家過舊歷年，一語不響，此大學生之幽默。王正廷被打，頭破血流，有人叫他要不要追究，他說不必，此學生激於義憤也，此王正廷之幽默。……再推而廣之：

「下屬被上司罵了一頓，而仍說是『是是』此下屬之幽默。失業者問大人先生找工作，大人先生曰無辦法，失業者快要哭的時候，說，有法想還是請先生設法，此失業者之幽默。戴傳賢看看國事無辦法，逃上山去！叫菩薩保佑黨國，此戴傳賢之幽默。汪精衛覺得事事不如意，東走西匿，總說尿裏有病，此汪精衛之幽默。太太和男朋友約會，丈夫怒不可遏，責太太以大義，待看清楚太太的朋友

是個部長時，忙笑着對太太說：我是嬉言，請勿認真，此丈夫之幽默。

嗚呼，舉國之人而皆幽默，真要變成一個幽默國了！舉國之人，恐怕將由幽默而趨於幻滅了吧！

但林語堂亦知幽默近似毒藥，他說：

『中國人最富幽默，……凡對於國家大事，紙上空文，官樣文章，社會公法，莫不一笑置之，此乃中國特別之幽默性，中國之永遠潦倒，即坐此幽默之虧。』

然則，林先生之倡言幽默，倒底是什麼意思呢？

姨太太學校

方昂

九月廿九日本京中央日報北平電：『溥儀棄妾文繡，由津抵平，擬以溥儀所付贍養費六萬元之半數，建設學校，促進滿人婦女教育，現正尋覓相當校址。』

九月廿八日本京新民報北平通訊：『日前突有一婦人，渾身縞素，到北平廣化寺張宗昌靈前弔祭，哭得哀痛動人，經記者調查後，方悉伊係張氏生前之棄妾，因眷念張氏從前寵愛，特不遠千里而來。該婦人弔祭後，向衆人敘述張氏從前寵愛她的情形，她說：當她得寵時，張常贈她

金珠飾物，鈔票錢財，總計價值不下數十萬元，現在還存儲天津各銀行，願拿這些錢財創辦一所宗昌大學，作為張氏一生之紀念云。

其實這些記者採取的祇是片斷的消息，而且略不真確，因為比方校名，宗旨等，記者們却都茫然。

最近北平傳來消息，說：學校的開辦却是真要開辦的，不過宗昌之妾與薄儀之妾因志同道合，決計合併舉辦了。又因『宗昌大學』名稱太狹義，決改名為姨太太學校，如此則二妾都各有份。且因她們平生為妾都曾失寵，認為做妾不懂科學方法，資格太淺有以致之，故決辦姨太太學校，而以養成富有技巧的姨太太人才為宗旨，如此則畢業斯校之而出為姨太太者，必無被棄之憂！凡「將為之妾」「現役之妾」「被棄之妾」均有入學之資格，學費不收，以示優待同行。

又訊：宗昌死後之十六個妾，都沒有被棄過，聞將有被聘為該校教授之希望。又×××之九房妾為妾中之特出者，曾卒業於美國某大學，該校擬聘之為教務主任。

事聞之於北平秦處長，處長嘆曰：如果姨太太學校開辦得早一點，那末，我那個曾做過新聞記者之姨太太，也不至於因學校考不取而自殺了！

有人以此新聞而告王玉容：「京華中學校長，因為你是歌女而把你開除，那末，機會來了，北平文繡等先生所辦的姨太太學校，你要去進嗎？」

「不」，玉容說：「我是有職業的藝員而且在社會局登記過的，是不想做私人的姨太太了！」

本 社 主 編

路 線

國 聯 調 查 團 報 告 書 研 究

專 號 要 目

前 言	專 論
瓜分東北的聯合戰綫	許少頓
調查團報告的總檢討	何迺黃
顯微鏡下的李頓報告書	蔣震華
顧問會議與國際共管	蒙智
恢復東北舊狀為解決中	邵鏡人
日問糾紛的先決問題	宋錦章
從李頓報告書	
談到收復東北	
反對破壞中國主權完整的李頓報告書	潘瑜
附 錄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節要	
國聯本身負責人對報告書意見	
各國政府及輿論對報告書意見	
中日朝野對報告書態度	
每冊大洋五分	
全年八角	
半年四角	

刊 本

目 要 期 五 十 二 第

創 作

村女的戀

..... 何雙璧

長橋與短裙

..... 李四榮

勤務兵與其主人

..... 曹劍萍

麗雲小姐

..... 宋錦章

圈欄裏的羔羊

..... 紘本平

勞燕

..... 黃宗石

暑假中

..... 鄭影子

平淡的祭奠

..... 李四榮

一九三二年的新禮物

..... 梅子

在南洋

..... 楊昌溪

論 文

伊本納茲與少年西班牙之建立..... 楊昌溪

劇本與戲劇

匈牙利吾國詩人裴多斐..... 金素兮

詩 歌

其他 有王平陵，蔣山青，毛如升，公石，何雙璧，候汝華，孟適等作品。

隨 筆

有須白石，何適黃，山木，周子亞等作品。

補 白

有徐公美，力昂，金素兮，何雙璧，楊昌溪等作品。

文 壇 消 息

二十三則 力昂

寸

鐵

李
四
榮

錦章兄：

新時代月刊三卷三期里的妙想天開及其他，我已經看過了，對於曾今可，我已不願再說什麼，像他那樣的淺俗和無理，現在已經是失去了批評的價值，因為凡是他的錯誤和幼稚，已經在他的這篇文章里十足的表現了。

我近來很忙，昨日剛從湯山回來，明日又須前往棲霞，這次旅行的目的；是在游覽名勝，看看那紅遍了山野的楓葉，在

另一方面，是演習行軍和露營。

因了以上的緣故，同時我在最近須讀完幾部書，所以對於寫作很少，這一點請你不要誤會了。……

新佛山雜誌社出版

前進週報：全年十二册

報費

國內一元三角
國外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國內各省郵票代洋全年九十分〕

社址

廣東佛山永安路永興街七號

私立佛山流動圖書館

徵求各地同人

凡負左列義務之一者均為本館同人同情者請將尊處地址來函本館登記可也

(一) 每星期寄贈閱過舊日報一次者

(二) 每月寄贈閱過雜誌或書籍兩次者

(三) 介紹同情者二人為本館報紙公閱處主任者

任者

(四) 訂閱前進週報全年或代銷五份者

(五) 担任本館報紙公閱處主任每月捐助民衆良友印刷寄費郵票三十分者

館址 廣東佛山永興街七號

吹，拍，罵

宋錦章

——入你祖宗！

昨天早上，經過朱雀路的時候，見着兩個沒有受過教育的黃包車夫，在明星影戲院前打架，罵聲也飄進了我的耳鼓。

當時我想，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總是開口便罵，一罵便使人聽了梗耳。

——新時代月刊三卷三期，看過嗎？晚上回來，酒黃兄問我。

——沒有。

——會今可又在罵你們了。

於是，我翻開那躺在桌子上的新時代，果然在「妙想天開及其他」中，把我和李謝兩君，破口大罵，但這罵「和早上在朱雀路聽見的相彷彿：「混你祖宗八代的蛋」「無恥」，「狗屁」，「下流」。沒有知道曾君的人，定會懷疑他是沒有受過教育，但我深知曾君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他這樣的罵，大概是學學黃包車夫的「罵人藝術」，偶而爲之，不會「使人鄙棄」的。

回溯曾君投稿於橄欖後，就有人反對說：像這樣壞的文章，登牠什麼！

我和迺黃爲了曾君的文章是不要稿費的緣故，都主張馬馬虎虎的刊，曾君的文章，於是一期期的刊出，後來果然就有人寄了一篇批評文章來了，那就是李四榮君所作的「我所貢獻給曾今可底……」

我想也好，刊上去使大家研究研究，這是曾君所稱「罵」他的開始和原因。

但他飾詞說，橄欖的「罵」他，是爲了拉不到他的稿，其實，開始批評他的第二十二期，有他的稿，二十三期也有他的稿，稿拉不到，何以還有他的稿呢！

也無怪，曾君是要面子的，自然不能不飾詞掩飾。我

也願意給曾君一個面子，預備寫封拉稿的信給他，使他把牠和巴金的信一般地刊載在新時代上，來證明橄欖拉稿不到而「罵」他。如果曾君願意，我定會這樣辦。

羅洪女士，今年來過幾封信，是表示願意投稿於橄欖的信，內中有一封是兼索「詩人的故事」稿費的信，這些信還存着，如果曾君要看的話，也不妨刊在這刊物上來證明曾君所說羅洪不知道她的稿發表在橄欖上的一回事的話，是造謠。

潘子農說「橄欖這個雜誌，在南京沒有人注意」，我也不信。

記得去年潘君主編的開展月刊停刊後的一個星期天，他到我們社裏，正逢我們四五個人在把橄欖發寄給訂戶，他是歡喜跳跳唱唱的，跳唱了兩個鐘點的光景，再看看橄欖的訂戶冊，這樣說；

——憑良心說，橄欖的訂戶，的確比開展多得多。

從這句話上去推證，潘君決不會說「橄欖沒有人注意」，除非他的良心，跳出了胸腔。

這時，社友許少頓君來了，他說潘君今天見了他，對

於新時代月刊上刊載的「橄欖沒有人注意」的話，否認是他說的。

——對啦！我知道他不會這樣說。我的回話。

「事實勝於雄辯」，我也深信這句話是對的，因之，我微微調查了一二家書店中新時代月刊和橄欖月刊的銷路了。結果是這樣：

新時代月刊(三卷二期)				橄欖月刊(二十五期)			
書店名稱	寄售數	銷數	存數	書店名稱	寄售數	銷數	存數
花牌樓	5	0	5	花牌樓	30	23	7
良友	10	1	9	良友	20	19	1
總計	15	1	14	總計	50	42	8

「事實」告訴我們，橄欖月刊和新時代月刊的銷路是42對1之比，這新時代，簡直「出跟沒出一樣」，牠的「萬千讀者」，是一個個的書店，真出曾君意料之外吧？

曾君對於這個調查，定是不服氣的，不要緊，他跟潘子農是熟識的，潘君在南京，不妨請潘君就近一查，再我們的刊物上，印有寄售書局的名稱，曾君也不妨寫信給兼售新時代月刊的書店去探問探問，便可知道那一種刊物的

銷路好。

坐在屋裏，說大話，是不行的呀！

有人說，曾君所說的注意不注意，並不是講讀者方面的，我也相信。但我們的刊物，只要讀者注意，用不着吳市長，穆時英，和劉海粟——流人物來注意。

我曾聽過一個朋友說：

——曾君是最會吹的一個人，只要從那新時代月刊上可以找出幾十個曾某的名字上，可以推證其會吹。

我最後給曾君一個忠告：「不要吹」，彼此把自己的刊物辦好，因為「每一個讀者都是有他自己眼睛的，決沒有誰肯拿別人底口來代替眼睛的！」

平 明 雜 誌

第 十 三 期 要 目

英帝國主義與康藏糾紛	林 健
總選前的美國	肇 良
美國選舉戰中之兩大黨	李忠樞
蘇俄外交政策的演變	克 林
蘇俄五年計劃的危機	鄭桂泉
日本農村的恐慌	郭 垣
直接稅間接稅的區別及其優劣	馬肇奎
世界論壇(二則)	
A.蘇俄眼中的萊頓報告書	亞
B.英法德微妙的裁軍戰	黎 夫
大事述評	編 者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	熊式忒

定 價：每半月出版一冊，每冊二角，預定三月
一元二角二分；半年二元二角四分；全
年四元二角八分。

出版處 北平安福胡同三十二號平明雜誌社

本期已於十一月一日出版

要想應付當前國難及主張以鐵血爭生存者
必須明瞭日本認識東北知道軍事誓死抗日

凡欲解決此等問題者快看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創刊的

鐵血週刊

中國鐵血社主編

1. 宗旨：喚起民衆：明瞭日本，認識東北，知道軍事，誓死抗日，鐵血救國；
2. 立場：純粹站在民衆的立場上，發表抗日救國的言論；
3. 內容：分評論，東北與日本，軍事，文藝，通信，漫畫，照片等欄；
4. 價目：每份三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郵費在內，歡迎直接預定；

5. 代銷：特別歡迎熱心愛國誓死抗日的書店報販，學校學生教職員號房合作社，及各私人代銷，予以極優厚之利益，請索簡章；
6. 廣告：本刊廣告效力特別宏大，而取費特別低廉，請直與本社編輯部接洽；
7. 社址：北平東四牌樓十條巷十五號。

唯生

第一卷 第五十期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出版

唯生週刊社

上海路四五四號C

每逢星期一發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全年五十期，國內連郵費一圓五角，香港澳門九角，郵費代價元五角，郵費代價十足，零售每份三分。

本期要目

- 一，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檢討 羽 願 公
- 二，個人與社會 君 願 公
- 三，我國應積極樹立東向政策 陳復光
- 四，國民武裝論 王怡柯
- 五，詩 菊 身

請看

「消息靈通」的
「定價低廉」的

遠東報

社址

南京平江府街13號

定價

每份一分半 每月四角五分

本 刊 代 售 處

南京：花柳樓，良友，中央，金陵，大中，中南，羣衆，新京，國民等書局

上海：現代，光華，作者，上海等書局

廣州：共和，南華等書局，圖書消費合作社，中國書報代辦所

香港：啓新書局

汕頭：現代，世界書局

梅縣：中華書局

興甯：啓新書局

杭州：開明，文藝，武林等書局，集益

合作社

蘇州：蘇州旅行社

無錫：千鍾書局

南通：三友書局

北平：新月書店

漢口：新時代書店

天津：天津，精華書局

濟南：中山書局

西安：西安派報社

開封：秋水書店，統一共和等派報社

南昌：江西書店

成都：北新書局，普益文化部

重慶：北新書局

鄧都：平都書局

雲南：文化，東方書局

蕪湖：蕪湖書店

高郵：新華貿易公司

濟源：新民書藥社

鐘江：東華書局

徐州：普育書局

廈門：新民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局

安慶：景文書局

福州：大西山房書紙儀器館

徽州：徽州日報館